

嘉慶松江府志

松江府志卷十

山川志

水利

禹貢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史記河渠志云禹抑鴻水于

吳則通渠三江五湖

郭志

宋元嘉二十二年揚州刺史始興王濬以松江滙瀆壅墮

不利欲從武康紵溪開漕谷湖直出海口一百餘里從

之功竟不立

宋書始興王濬傳

梁中大通二年

舊志作三年誤

吳郡水災有上言當漕大瀆以瀉

浙江

舊志作松江誤

詔遣前交州刺史王奕假節發吳吳興信

義三郡人丁就役

南史梁昭明太子傳

案是時吳興累年失收人頗流移吳郡十城亦不全
熱劫盜屢起征戍未歸強丁疏少太子慮吏爲人憲
農蠶失業善人從役抄盜彌增因
疏請權停此功武帝優詔諭焉

唐元和五年王仲舒治蘇隄松江爲路

唐書王仲舒傳

案蘇州府志云時松江縣城北三里橋北行至長洲縣
路至是始通今吳江縣城北三里橋北行至長洲縣
界七里橋曰古塘自觀瀾鋪至漵浦鋪十里曰石塘
自漵浦至平望三十里曰官塘自平望南行至秀水
縣王江涇曰土塘曰荻塘據此
是隄應在蘇州府存之以備考

吳越天寶八年置都水營使以主本事募卒爲都號曰撩
淺軍治河築隄一路徑下吳松江一路自急水港下漵

山湖入海

十國春秋吳越
武肅王世家

寶正二年濬柘湖及新涇塘由小官浦入海

十國
春秋

宋景祐初范仲淹守鄴郡上書宰臣具言水利

郭志

范文正公上呂相公并呈中丞諱目姑蘇四郊略
平密而爲湖者十之二三西南之澤尤大謂之大湖
納數郡之水湖東一派滂入于河謂之松江積雨之
時湖溢而江壅橫沒諸邑雖北壓揚子江而東抵巨
浸河渠至多堙塞已久莫能分其勢矣惟松江退落
漫流始下或一歲大水久而未耗來年暑雨復爲滄
人必游飢可不經盡乎今疏導者不惟使東南入于
松江又使東北入于揚子江所以爲百谷王者以其
高不納北流某謂不然酒海旁東豈復姑蘇之有乎
善下耳江流或高則必消酒旁東豈復姑蘇之有乎
矧今開淤之勢下然大江長淮無不潮也或曰日有潮來
水安得下其間不然大江長淮無不潮也或曰日有潮來
少而退之時有湖至數年復塞會天下之水畢歸于
海也或曰沙石湖至數年復塞會天下之水畢歸于
然新導之河必設諸橋常時之禦其來湖沙不能
塞也每春理其橋外工減數倍矣旱歲亦肩之滯水
溉田可救煖涸之災潦歲則啓之疏積水之患或謂
開淤之役重勞民力某謂不然東南之田所植惟稻

山川志

水田

大水一至於秋無他望災疹之後必有疾疫如能使民
以時導達溝瀆保其稼穡俾百姓不飢而死曷爲共
勞哉或謂力役之際大費軍食某謂不然姑蘇歲納
苗米三十萬石官私之糴無復有焉如鹽積之歲春
捐放者三十萬石官私之糴無復有焉如鹽積之歲春
役萬人食三升一月而罷用米九千石耳荒歉之
歲日以五升召民爲役因而賑濟一月而罷用米萬
五千石耳量此之出較彼之入孰爲費軍食哉或謂
陂澤之用動成澇導川無益某謂不然吳中之田
非水不殖澇之使淺則可播種非必決而涸之然後
爲功也昨聞五河洩去積水今歲平和秋望七八積
而未去者猶有二三未能播殖復請增理數道以分
其流使不停壅縱遇大水其去必速而無來歲之患
矣又松江一曲號曰盤龍港父老傳云出水光利如
總數道而開之災必大減蘇秀間有秋之半利已大
矣欲治之事職在郡縣不時開導然今世有所與作
無建事先至非朝廷主之則無功而有毀守上之人恐
漕之任及數郡之守宜精心力之憂且失東南
常資格而授恐功利不至重爲朝廷之憂且失東南

之利也

案仲淹親歷海濱開濬五湖東南入吳松江東北入于海用錢糧一十八萬三千五百貫石自後置農田水利使者專管湖塘河渠

寶元元年葉清臣爲兩浙轉運副使以太湖民田豪右據上游水不得洩民不敢訴請疏盤龍匯滬瀆港入于海

民賴其利

宋史葉清臣傳

案清臣有祭滬瀆龍王文作景祐五年戊寅考仁宗本紀景祐四年後卽書寶元元年然元年下載十月庚戌大赦改元是清臣祭文當在未改元之前故稱景祐五年也

慶歷二年知華亭縣錢貽範開顧會浦及盤龍塘

南畿志

章峴重開顧會浦記
縣西北六十里過青龍鎮浦日顧會南通漕渠下達松江舟楫去來實爲衝要自

幹山之陽地形中阜積淤高與岸等每信潮吐納
及半道而止者垂三十年康定建元之後愈澤仍歲
浦無流津榜人其咨舍舟而徒錢君惻然有濬浦便
民之志首建斯議明年春由青龍暇江瀾所來圖上
其狀遂以議白府會府公集而錢侯鏡于振舉周覽
風俗憫時裁凶期于順成刻意溝濬深然其請乃籍
新江海隅北亭集賢四鄉之民得役夫三千五百五
十人以尉孫君專董其役興二月辛酉訖四月辛丑
始于邑郭終于江濆增深四尺築廣八尺距縣半里
舊設堰壩壅其上游今則仍貫案圖經縣管塘浦尤
大者凡五顧會是其一焉次曰盤龍曰松塘曰趙屯
曰大盈而崧塘首源與顧會合俱支流脈引環濱民
壤錢君又濬墾田者乘農之隙戶出丁壯咸于願會
疏導之其或歲苦淫雨水沴且作則撤去防庸縱其
瀆漫自浦而洩匯于大川若騎陽盛怒鐘隆爲虐則
潞淳湖波分注置剛由浦而入澗流千頃矣于是邑
之臺老咸聚而言曰茲浦之煙爲我侑病久矣曩時
字人者雖靡得利害而蓄于經費豈物有通否必待
其人耶今吾率以和惠浸人髓以鍼石去民瘼與壞
起廢易于轉國因民所欲而利之則圖大垂久之制

孰愈于是哉觀是浦也則錢
若政治之淑慝從可知矣

皇祐間知華亭縣吳及時以旱蝗禱于橫山之神得雨蝗
亦避境至秋大稔乃教民豫修水利以待淫潦明年大
水阡陌堅完溝洫通利復稔如初

南畿志

嘉祐五年轉運使王純臣請令蘇湖常秀修作田塍位位
相接以禦風濤令縣官教誘殖利之戶自作溝塍定其
勸課爲殿最

嘉祐治
田書

六年轉運使李復圭知崑山縣韓正彥開松江之白鶴
匯如盤龍之法崇寧中郊廩又濬治之皆爲民利

嘉禾志

熙寧元年六月辛亥詔諸路興水利

宋史神宗本紀

七月命雍元

直自昭文編校治浙西河渠二年十二月頒農田水利

約束

郭志參
姑蘇志

六年十一月命鄭亶興修水利又數月中書檢正沈括

復言浙西涇浜淺湖當濬浙東隄防川瀆堙沒當修請

下司農貸緡募役從之仍命括相度兩浙水利

宋史河渠志

案宋史熙寧六年杭州於潛縣令鄭亶上言蘇州環湖地卑多水沿海地高多旱故古人縱則有浦橫則有塘又有門堰涇漚而綦布之今總二百六十餘所欲略循古人之法七里爲一縱浦十里爲一橫塘又因出土以爲隄岸度用夫二十萬水治高田旱治下澤不過三年蘇之田畢治矣而吳郡志姑蘇志俱稱熙寧三年崑山人鄭亶自廣東安撫機宜上言蘇州水利具書于圖首言六失六得因上其所著書數千言及治田利害七事有旨令亶至兩浙運司與本路提舉倉司同共相度又稱五年十一月除亶司農寺

丞提舉兩浙興修水利然宋史河渠志載直所上書
在熙寧六年五月神宗本紀三年五年亦不載此事
故從
正史

元祐三年常平使者調蘇湖常秀之人濬青龍江分地程

役常熟丞郭三益所部前期告辦

海鹽圖經

元祐中宜興人單錡論吳中水利略自慶歷二年

以松江風濤漕運多敗官舟遂築松江長堤介于江

湖之開橫絕江流五六十里震澤受數郡之水乃遇

以長堤雖時有橋梁而流勢不速自江至海諸港復

多沙泥漲塞菱蘆叢生是以三春霖雨則蘇湖常秀

皆憂瀾漫宜先開江尾菱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連其

漲泥鑿松江隄爲木橋千所隨橋開菱蘆爲港走

水仍于下流開白蟻安亭二江使湖水經華亭青龍

入海則三州水患必大衰減

案秀州青龍鎮有安亭江自吳江東至青龍洩水入

海昔監司恐走透商稅遂塞此江籠截商稅利國幾

何而漕塞滄流其害實大是時青龍人戶願
自出錢開濬官吏不與施行安亭今屬蘇州

紹聖中轉運副使毛漸奏開大盈願匯柘湖下金山小官

浦以入海

宋史毛
漸傳

案毛漸本傳浙部水溢詔賜緡錢二百萬以賑之漸
言數州被害卽捐二百萬繼仍歲如之特何以繼乃
案錢氏有國時故事起長安堰至鹽官徹清水浦入
于海開無錫蓮蓉湖武進廟堂港常熟溇梅里入
大江又開崑山七耳茜溇下張諸浦及東北道吳江
開大盈願匯柘湖下金山小官浦以入海自是水不
患爲

元符三年詔蘇湖秀州凡開治運河港浦溝瀆修疊堤岸

開置斗門水堰等許役開江兵卒

宋史河
渠志

崇寧元年置提舉淮浙澳牐司官一員凡常潤杭秀揚州

新舊等隔通治之

宋史河渠志

二年通直郎陳仲方別議濬吳松江自大通浦入海時又開青龍江役夫不勝其勞而提舉常平徐確謂三州開江兵卒千四百人使臣二人請就令護察已開之江

遇潮沙淤澱隨卽開濶

宋史河渠志

案宋史稱確與監司往往被賞人以爲濫明年提刑司言開濬吳松江役夫五萬死者千一百六十人費錢米十六萬九千三百四十一貫石積水至今未退于是原相度官轉運副使劉河等皆坐貶降而郭志與姑蘇志皆云宗正丞徐確提舉常平考三江之說以爲太湖東注于海松江正在下流向來潮泥淤塞水溢爲患請自封家渡古江開海至大通浦直徹海口七十四里以常平錢米十八萬三千餘充調夫之費因令飢民就食確躬探畚鍤以先之水道遂通或言飢民就役多死降三秩確曰使役不與飢

山川志

二

水利

民當駭首就死以此獲愆吾所願也與
正史稍異然確之言仁人也竝記之

大觀元年五月中書舍人許光凝奏願委本路監司與諳
曉水勢精彊之吏徧詣江浦詳究利害詔吳擇仁相度
以聞十一月復詔陳仲方爲發運司屬官再相度蘇州

積水

宋史河渠志

許光凝奏略太湖在諸郡間必導之海然後水有所歸自太湖距海有三江有諸浦能疏滌江浦除水患猶反掌耳今境內積水視去歲損二尺視前歲損四尺真由初開吳松江繼滂入浦之力也吳人謂開一江有一江之利濟一浦有一浦之利願委本路監司云云十一月詔云禹貢三江既導震澤底定今三江之名既失其所水不趨海故蘇湖被患其委本路監司選擇能臣檢案古迹循導使之趨下并相度以聞

三年兩浙監司請開淘吳松江復置十二牐命諸司再

相度以聞

宋史河渠志

案是時工部謂吳松江散漫不可開淘洩水遂命諸司再相度

政和元年詔蘇湖秀三州治水創立圩岸其工費許給越

州鑑湖租賦

宋史河渠志

六年發運副使應安道言秀之華亭縣欲竝循古法盡

去諸堰各置小斗門

宋史河渠志

案是年以平江三十六浦牐久湮塞詔令守臣莊徽專委戶曹趙霖講究利害依舊置牐于是應安道言凡港浦非要切者皆可徐議惟當先開崑山縣界茜涇塘等六所云云與趙霖相度俱言平江三十六浦故從略焉

宣和元年正月兩浙提舉常平趙霖開修華亭縣青龍江

自白鶴匯至艾祁塘口

共長十三里面闊十五丈底闊九丈深一丈二尺通役六十一

萬二千八百餘工

十一月御筆訪聞華亭泖可爲田仰趙霖相

度措置圍裹華亭泖

吳郡志

附衛涇與提舉趙霖論水利書略 嚴山一湖廣袤四十里澤被三郡數十年來湖之闢爲田者大半無非豪右之家旱則獨據上流沿湖之田無所灌溉水則無所通洩沿湖被江民田無慮數千頃反爲不耕之地淳熙間開掘山門溜五千餘畝乃一湖喉襟由是數十年之害一旦盡除灌溉之利漸復紹熙初忽爲中天竺寺指占使司吏輩竝緣爲奸連爾給佃後因民詞再得旨開掘緣冒佃者不會行遣小人無所忌憚今春復有頑民數輩約從毀撤向來約禁石碑公然圍築浙西多仰陂湖之利非他處比前後圍裏陂湖禁戢甚嚴具載甲令臣僚申請亦多某昨陛辭日曾論此事甚詳少定檢尋得當錄呈也

紹興四年提舉浙西茶鹽王珏開華亭瀕海支河二百餘

里自是鹽得流通田資灌溉

南畿志

案舊志王珏小傳稱紹興二年珏起家鹽官丞而其開華亭瀕海河在提舉浙西茶鹽之時考未史高宗本紀紹興五年并諸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據此是改諸路提舉茶鹽官爲提舉常平茶鹽公事據此是珏之開河應在紹興五年至十五年之閒浙江通志職官志亦云未審其次舊志云紹興四年仍之俟考

十五年通判曹泳重開顧會浦

郭志

揚炬記略紹興甲子夏大水吳門以東沃壤之區悉爲巨浸部使者飭部邑詢求故道導源決壅以洩水勢于是監州曹公歷覽川原考覩高下訪于父老得顧會浦自縣之北門至青龍鎮浦凡六十里南接漕渠而下屬于松江案上流得故牖基復得夔歷二

年修河記知茲河廢興之歲月與夫濠深廣狹之制役徒錢穀之數蓋慰百有六年河久不濬倫壅於殿

行爲平陸遂以狀請于朝籍縣之新江海隅北亭集

山川志

水利

賢四鄉食利之民以疏治之官給錢糧而董以縣令
簿尉公偃冒風霜率先寮屬興工自十月二十有六
日役三月而河成起青龍浦及于北門分爲十部因
形勢上下爲級十等北門之外增深三尺而下至鎮
浦極于一丈面橫廣五丈有奇底通三尺據上流築
兩狹隄因舊基爲隄而新之復于河之東闢治行道
建石梁四十六通諸小溇以分東鄉之淳浸不淤旬
水落土墳由是斲山東西民田數千頃皆爲膏腴役
工二十萬用糧以石計七千二百爲錢以
綱計二萬五千其他見于前記者茲不錄
附范成大水利圖序救災捍患之術其大概有二
曰作隄曰疏木其小概一曰種菱今之墜岸率去水
二三尺坎坳斷裂佃戶貧下至東作時舉質以備糧
種其勢無餘力以及畚鍤之工秋水時至莫之障防
與江湖同波農人轉徙而他明年或能歸業或召新
租事力愈薄鹵莽增甚宜考紹興二十八年以來波
水之田其邊都湖壤八尺以上秋冬之交潢潦乾涸
使高五六尺基廣七八尺以上秋冬之交潢潦乾涸
手足所及土皆可取閱春夏之際時補綴相去遠矣
堅定草茅生之可恃爲安較之隙時補綴相去遠矣

至于夫力則同頃其利如一人固當悉力三邊衆戶亦必先自北入北邊有田之人崑山之田號爲下濕數合併工夫蓋作隄之說如此崑山之田積潦三十年來十年前十種九勞自趙霖鑿吳松江積潦三十年來歲無游飢今吳松之利自若而邑中諸港頗有湮鬱宜行視出水之港皆決而疏之使水得肆行無留而隄岸始爲有用蓋疏水之說如此江東圩埂高厚如大府之城舟行常仰視之竝驅其上猶有餘地至水發時數十百圍一時皆破其有菱葑外護者則往及獨存蓋其紛披搖曳與水周旋而不與之忤比其及岸已如疆弩之末狂怒盡盡矣菱之能殺木如此菱所不產處卽置葑田附之三說具舉無遺策矣使躬行阡陌不三日間利害皆在目今誠因農隙稍捐倉粟以助作者此命一下見其歡然翕從指顧而成矣

隆興二年知秀州姚憲乞開圍田濬港瀆詔委會措置

宋史食貨志

乾道二年詔秀州華亭縣張涇牖并澗山東北通波塘港

淺處俟今年十一月興修

宋史食貨志

案宋史是年六月知秀州孫大雅言州有拓湖澗山
湖當湖陳湖支港相貫西北可入于江東南可達于
海竝海農家作壩以卻鹹潮雖利及一方而水患實
害鄰郡設疏導之則害及竝海之田若于諸港浦置
閘啓閉不惟可以洩水而旱亦獲利然工夫稍大欲
率大姓出錢下戶出力于農隙修治之于是以兩浙
轉運副使姜說與守臣視之說尋與秀州
常州平江府江陰軍條上利便乃有是詔
許克昌濬河置廟碑記甲申秋八月淫雨害稼明
年大饑上臨朝咨嗟分遣使者結轍于道發廩賦粟
以活飢者會有言蘇秀勢最下華亭尤近海十八港
皆有堰捍潮可一決之四湖所潴水宜爲斗門以
便節減上亟命兩浙轉運副使姜說與令丞行視其
宜姜侯既受旨詠訪故老周覽川野盡得其便利以
聞曰東南渤海之地視諸港反高雖有神禹不能導
水使上也今宜濬通波大港以爲建甌之勢又卽張
涇堰旁增庫爲高築月河置閘其上謹視水旱以時
啓閉則四北積水順流以達于江東南鹹潮自無從

入也。上稱善。卽巧以常平之帑贖其役。且與守臣鄭聞會其事。制許焉。則相與庀徒。揆日賦材。計功既具。以授之縣。令待其銓。乃濬河自籛山達青龍江口。二十有七里。其深可以負千斛之舟。因其土治高岸。護青墩。旁今有青墩港。故水所敗。田數萬畝。還爲膏腴。爲插于邑東南。四十有八里。增故土七尺。釐巨石兩趾。相距常有四尺。深十有八板。板尺有一寸。月河之長三千三百五十有五。廣常有六尺。凡濬河之工萬有一千二百金。工石工木工。畚鍤之工。伐取運致之。工總其數七倍于濬河。糜錢緡九千三百五十四粟。石二千三百有九十。始于仲冬之朔。凡五十有五。日而畢。蓋欲未嘗及民。而民亦若不知有是役也。

六年監進奏院李結獻治田三議乞于蘇湖常秀諸州

水田塘浦要處乘農隙作堰從之

宋史食貨志

十五年以兩浙路轉運判官吳炯奏請命浙西常平司措置錢穀勸諭人戶于農隙并力開濬華亭等處沿海

三十六浦堙塞決洩水勢

宋史何渠志

案宋孝宗乾道九年後甲午改元淳熙而宋史河渠志乾道二年後載十三年張叔獻言云云十五年吳炯奏請云云下接乾道七年即憲奏請築堰一條紀年舛誤明係史文錯簡考浙江通志職官志內張叔獻吳炯爲兩浙轉運副使皆高宗時任疑此二條乃紹興時事然觀高宗本紀及職官志南宋書宋史新編續通鑑諸書皆不載此未敢據浙江通志職官一條更易姑從宋史原文以俟考正

一條見海塘門

淳熙二年立庸田司于平江撩漉吳松江沙泥濬各牘舊河渠瀆及松江之張涇通技南北俞塘鹽鐵官紹盤龍

蒲匯六磊石浦等塘

郭志

十年以浙西提舉司言命秀州發卒濬治華亭鄉魚郛

塘使接松江太湖之水遇旱即開西牯堰放水入泖
 十三年浙西提舉羅點以崑山華亭之間潑山湖洩諸
 水道土豪口以為田水由是壅奏請開濬有旨命點躬
 親相視開掘農民聞命歡躍不待告諭各裹糧合夫先
 行掘鑿于是竝湖巨浸復為良田

南畿志

羅點乞開潑湖圖田狀浙西圍田涇塞水勢所在
 皆有獨毀山湖一處為害最大因被奸民包裹圍田
 築斷堰岸致水勢無由發洩此湖上通蘇湖秀三州
 之水全藉古來斜路等港通洩湖水下徹大小石浦
 出吳松江入海途委吳縣主簿劉允濟同崑山縣尉
 躬親看視采問利害據申到潑湖東西三十六里
 南北一十八里旁逼太湖蘆蘇湖秀三州之水承
 下洩不容少有壅遏華亭在湖之南崑山在湖之北
 湖水自西南趨東北所賴洩水去處其大者東有大
 盈趙屯大石三浦西有千墩陸虞道禍三浦中間南

取穀山湖北取吳松江凡三十六里並湖以中爲
一澳係古來吞吐湖水之地今名山門溜東西約五
六里南北約七八里正當湖流之衝非衆浦比貫山
門溜之中又有斜路港上達湖口富斜路之半又西
過爲小石浦分爲三道殺洩湖水並從上而下通徹吳松
小石湖二水曉夕往來流灌不息以此浦港通利無
江沙泥壅塞可以宣導水源今來頑民輒于山門溜
有沙泥壅塞大石浦西取導源今來頑民輒于山門溜
之南東取大石浦西取導源今來頑民輒于山門溜
大岸延跨數里絕湖不使北流盡將山門溜中
圍占成田所謂斜路及大小石浦洩放湖水去處並
皆築壅塞父老嘗言圍岸初築時湖水平白漲起丈餘
盡壅入西南華亭縣界大小石浦並斜路港口既被
國斷其浦脚一華亭縣界大小石浦並斜路港口既被
下流無緣蕩滌日二湖則泥沙隨潮而上湖水又不
處洩瀉遇旱則無從取水大抵水性趨下下旅旣無
勢必潰裂四出散入
民田理無可疑者
附前進士胡恪開修三江包于太湖五
匯三十六浦四十二灣常曲爲之制則水有所歸永

不爲患乃詔給簿尉俸隨司門員外郎李公傅相度
開修三江積水後轉運提刑提舉司言開淘吳松江
運塞去處自六盈諸浦洩水入海凡用二百二十二
萬七千八百一十五二錢糧一十八萬三千九十八
石貫

紹熙元年提舉浙西常平茶鹽劉穎濬澱山湖以洩吳松

江禁民侵築毋使偏塞大流民田賴之

宋史劉穎傳

案太湖備考稱淳熙十七年提舉劉穎濬澱山湖洩
吳松江考宋史孝宗本紀淳熙十六年二月壬戌下
詔傳位皇太子是淳熙
十七年當是紹熙元年

景定二年權華亭縣黃震申嘉興府辭修田墜狀

黃氏日抄

案黃氏日抄此狀初任諸司差委事作與權華亭縣
申倉司乞米賑卹狀權長洲縣甲平江府乞添放水
傷狀俱在辛酉考辛酉爲景
定二年原志作開慶誤

鮮修田墜狀未見本縣管下圍田盡在西鄉見今
茫茫尚成巨浸未可施工向後水退各有田主自係
已事何待官司監督縱一紙而去僻村小港何緣獨
經行一遭取恐無此理縱一處可監其餘凡幾鄉幾
及坐守一監視而監之古有田畯之官固可往來阡陌
與民無閒時異事殊百姓畏官如虎凡欲利之適以
害之今歲荒歉被害最甚諸司重疊差官檢勞諸鄉
勸分贖場旁午者保以上迎接不暇吏卒之擾爲官
者兩耳日向檢核不及或所差不暇吏卒之擾爲官
朝廷又安得而知惟省事在民官不必慮水則其爲擾
小水利之安得而欲利民之事在民官不必慮水則其爲擾
在官民不得爲必欲利民之事在民官不必慮水則其爲擾
利之大者竊考本縣圖志南北東西各有放水之處
東以蒲匯通大海西以大盈浦通吳松江南至通波
塘直至極北亦通吳松江此華亭所以常熱自時人
妄慮利便將洩水之地壅爲沙田朝廷不知一時人
信所得毫末而華亭一縣多被淹沒公私交病所失
甚多今若準舊開濬則百姓自利賴其爲修田岸
也大矣如蒙申請舍田岸之小而修水利之大幸甚

更有一說雖平而實簡但鑊板曉諭園田人戶趁今
農隙作急發本修築水塹之岸以備將來差官點檢
則人戶自然盡力
豈不簡而易行

黃震代平江府回馬裕齋催洩水書

黃氏日抄

本郡西南受荆溪以上江東數郡水既高若甞
北自崑山之太倉連互常熱其勢又亢若仰孟水亦
反流而趨內四面皆源獨其中受水之流水反蓄而
不洩故近郭之田雖茫爲一壑而濱海之田則枯涸
自如特近郭之地舟楫所經人所共見濱海之地耳
目不及人所不知耳古入于宜興以西金陵管下設
爲五堰使西南水不入荆溪而由分水銀林二堰入
伍子胥伐楚之運河以入大江東北則于崑山常熟
以東之橫塘設堽門斗門閘高地之水以自激高地
之田使水不得反而起內若中閘地卑水聚不能以
時入海則又設爲塘浦焉蓋吳地中閘不特太湖三
萬六千頃長洲有沙湖尹山湖常熟有昆承湖崑山
有陽城湖他如斜塘等諸瀆黃天等諸瀆市宅等諸
村皆蓄水深處脈絡無不與太湖貫通水面闊遠止

藉吳松一江注江入海水去不速而所藉者又在塘浦浦者導諸處之水皆自趨吳松江以入海塘者防
水不得入民田必使由浦以入于江塘浦原計一百
三十二條浦之闊率三二十丈塘之高率二丈大要
使浦高于江高于海駕行高處而吳中無以無
水災古人之爲此夫豈一日一人之力而今無存者
嘗考李氏有江南五堰以西之運河尚通錢氏有兩
浙其治塘浦尚有五堰既以不便木簿往來而壞
繁各便已私上焉之五堰既以不便木簿往來而壞
江東數郡水盡入太湖矣下焉之堤門斗門又爲側
近勤耕而壞崑山常熟二縣水反入內地矣中焉之
塘浦則或因行舟及安舟之便而破其圩或因人戶
請射下脚而廢其堤或因耕墾增闢而壞斥其舊來
之浦凡今所謂某家浜某家涇者皆古塘浦舊地於
是蕩無隄障水勢散漫與江之入海處適平退潮之
減未幾長潮之增已至小汛之隨去未盡大汛之難
回反多往復洄洑水去遲緩而一雨卽成久浸矣古
人合江浙數郡之規模而成之處及萬世後人求一
已田宅之利便而壞之見止一時壞之既久則復之
甚難自景祐以來歲歲講求迄無成功蓋但知治水

而海口既高水非塘浦不可洩故東坡嘗請去吳江
石塘王觀嘗奏開海口則反有風波入之憂惟熙寧初
正公守吳嘗開海口則反有風波入之憂惟熙寧初
行直謂開海口則反有風波入之憂惟熙寧初
宣力請于朝嘗起六郡三十四縣之人以修塘吏民
喧訴擊墜幃頭卒鳴鏡散衆而止政和六年御筆修
平江諸浦三十六廂差趙霖指置通役六十四萬餘
工宣和初再捕置支見錢四十一萬貫有奇卒又勾
收人吏送獄根磨而止今浦驛盡廢尤甚前日而海
沙壅漲又前日之無地之高下非人力可移沙之
壅漲非人力可過惟復古人之塘浦駕水歸海可冀
成功然所費當幾錢所役當幾人大豐州縣既無此
事力荒歲餓孳又無此人力縱有之又當歷幾時幾
日而成乃欲其救目前之急此洩水未可倉卒議也
議者多謂園田增多水無歸宿然亦只見得近來之
弊占者治水有方汙下皆成良田其後隄防既壞平
陸亦成川澤熙寧入年旱太湖露邱墓街井今虞蕩
等處尚有古岸隱見水中以此知近來園田不過因
旱歲水減將舊來平地被水處聞行築埝耳就使園
田盡去水之未能速入海自若也爲今救急省事之

策惟有所諭田主多發夫工就隄岸漸露處次第修築各于水中自爲隄障卽車水出隄障之外而耕種之某非不願大發工力爲久遠計而量時度力實所未能更望熟議再賜指授

元至元二十八年詔開澱山湖命江浙行中書省參知政

事燕公楠同左右司郎中都爾彌失督濬治

通志

案江南通志稱江淮行省燕仲南而職官志不載其人考元史百官志江浙等處行中書省至元十三年初置江淮行省治揚州二十一年以地理民事非便遷于杭州二十二年割江北諸郡隸河南改曰江浙行省是二十八年已不稱江淮行省又燕公楠傳二十七中以公楠及不灰爲平章政事固辭改江浙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又江浙通志職官志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有燕公楠而無燕仲南與元史合今據改江浙水利隸行大司有曰營田者屬司也農司因領四省地方無濟事功而罷二十八年江淮行省燕參政言浙西諸郡之水聚于太湖湖有幾處入海河道有澱山湖者富豪之家占據爲田以致湖水漲漫損

凌田禾由是部省奏命左右司郎中前浙西鹽使沙的
開挑明年江浙行省請諸都省委前浙西鹽使沙的
促之言水利人插應武抵論去冬今春開濬溝浦三
百餘處並無一處通徹僅有邇澗湖之曹家門百餘
丈而已三十年又值霖潦都省復奏命斷事官禿刺
思行院董僉院浙東宣慰使哈刺歹選知水利人吳
吸張桂榮潘應武相視合診澇湖港合置橋梁植
九十六處總用夫匠一十三萬可修一百日了畢都
省張參議者挺議所占湖田是宋時官田地宋亡之
後富戶據之合收糧米還官爲挑河支用都堂然之
故卽湖田開新港三條闊約三十餘丈及
濬趙屯大盈二浦括疾湖流而遂輟焉

二十九年詔濬浙西河道導水入海

元史世祖本紀

三十年浙西大水冒田爲災令富家募佃人疏決水道

元史世祖本紀

案方輿紀要是年潘應武上言放決湖水

附藩應武議竊見朝廷數百萬米糧浙西數百萬
生靈口食者取給于浙西數郡而浙西地勢極低出
產米糧豐厚自圖山福山而下有二百八十里湖
岡身以限滄溟岡身之閒有港浦一百五十餘處湖
汎往來至震澤而定故名曰平江有太湖又名洞庭
湖周回三萬六千頃受納三州六縣三吳五湖之水
溢流而下一路徑下吳松江二百六十餘里抵海又
一路自急水港五里下穀山湖湖周回二百五十
里由港浦而入海斯人常苦水災古人開浦港濶
徑濶之類無非所以爲去水計使民居無昏墊而土
可耕種居民常修築閘厓官司常修濬水路潦則車
水出田旱則車水入田錢王時置換淺軍四部七八
千人專爲田事導河築隄宋初屢弛常有水患至仁
宗朝范文正公親歷海濱開濬五湖東南入吳松江
東北入于海費錢糧一十八萬三千五百九十八貫
石自後置農田水利使者專管湖塘河渠趙運使任
內用錢米四十三萬八千有奇至理宗朝創立魏江
江灣福山水軍三部三千四百人專一修江湖塘工
役僅免水患歸附後軍散營廢糧米歸之朝廷莊田
荒廢無人經理河港堰塞水脈不通無官修濬其穀

山湖中有山有寺宋時在水中心東有出水港曰各
港口曰漢港口曰小曹港口曰大厓口曰小厓口各
高十餘丈深五七尺通潮水往來潮退時引湖水下
大曹港大盈浦入青龍蟠龍等江出海而去古人謂
木之尾闕門宋法禁人占湖爲田爲洩水路故也近
爲權豪勢要之家占據爲田山寺在田中心雖有港
不相往來關住去水東南風水回太湖則長興宜興
歸安烏程德清等處水漲泛益西北風水溢皆因下流
淤則崑山常熟吳江松江等處水漲泛益西北風水
不決積木往來爲害近年雖蒙省府差官相視每爲
勢力所阻何嘗考究問今爲國家經理根本或愚昨
隨營田司官親會相視水勢與高年老農知識地理
人講究得殿山湖東大小曹港斜厓口漢港口固是
木之尾闕門今爲權豪勢要占據爲田此處水路卒
難復舊觀山湖北有道福浦石浦千墩港小港口四
處水勢順便今若先于此四處開濬決放水路實爲
居安慮危經理根本之計俟潮水減退然後次第開
濬諸處河港修理廟堰以濟運河此
自古人所謂下流既通上可道也

播應武復言便宜伏詳蘇軾曰三江之水瀦爲大
湖湖水溢流吳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湖濁而江清
湖通則吳中少水患今浙西水自丙子歸附時招
官慮哨船入境各自釘塞地分河港吳江長橋係
州六縣太湖衆水之咽喉長橋南塊古來木到龍王
廟側後築塞五十餘丈沿塘三十六座橋道貫鄉
村河港衆流之脈絡多被釘斷日久壅塞水不通流
以致澱山湖東小曹港口大滙口及港口等處潮沙
日壅積成數十里之廣三五尺之厚四年兩潦朝廷
虧失米糧數百萬浙西百姓離散大半爲今之計以
決放湖水入海爲急務澱山湖北道碭浦石浦千墩
浦小厓口四處係今日決放湖水入江下海緊切去
處今春先修葺道禍浦石浦兩處深闊使湖水通流
出江入海立見湖水平往來田夫可以彼岸今春可
耕種然後次第開濬沿塘橋道鄉村河港整理堰隄
以防運河走洩今逐一條具事于後港整理堰隄
石浦干墩浦屬崑山縣小厓口屬華亭縣殿山湖北
一帶自廟兒頭港起屯浦一百餘里共港浦一十三
條並皆於塞應武昨與管用司劉副使登殿山寺鐘

遠望惟有道，補浦石浦最低下，取江頗近，叩問當
地耆老，俱曰：「十年前，湖水往來，近來壅塞，此四處若
不及早修葺，霖霖雨雨，再作舊病，復至吳江一沿塘三十六
座橋道，俱屬吳江縣。又葑門外，至吳江七里橋，屬長
洲縣，多有上下塘橋道，壅塞不通。內第四橋一條，水
路來自湖州大錢港，又名南江，衝出下塘湖泊，聞此
笠澤湖，汾湖白，幌江下急水，港直至潑山，湖自來，此
水甚險，因被占湖蕩，為荷蕩，造橋築隄，水路狹不
甚通，徹宜委官相視，仍復通放。一舊時長橋南境，
水口至龍王廟側，歸附後，被壅塞五十餘丈，見葢房
屋與軍戶居住，以致大湖水口狹小，淫雨一至，水不
通，徹多致泛溢，衝損岸行路，不時差夫修治，深為
不便。近日開濬處，乃係歸附後，添創長橋三，高亭前
非舊來洩水故路，徒費工程。今宜委官往地，所指定
籠王廟基，省會軍戶移營內，候七八月，日長水潤，與
工掘取泥土，就便壩壘沿塘道，路高牢，此亦兩便中
間留一實境，仍舊造橋相接。一吳江長橋實三州
六縣衆水之咽，喉沿塘三十六座橋道，實鄉河港
衆流之脈，絡宋立水軍三十四人，吳江知縣職街帶
提督湖塔河渠縣尉職街帶巡視湖塘河渠設官田水利

朱三千餘石名修橋米歸附時又日修濬縣河米廩有橋道坍塌水路徑塞本縣自行支用隨即修治自此浙西三十餘年並無水害及范文正公治水議乞敷下諸路行勸課之法取其簡約易從之術頒賜諸路轉運使付新授知州知縣等此養民之政富國之本也

三十一年范文虎濬通惠河復濬浙西太湖澱山湖溝

港

元史成宗本紀

案元史成宗是年四月卽位明年始改元貞元年

元貞初平章鐵哥奏太湖澱山湖嘗差倩民夫二十萬疏掘已畢今諸河日受兩潮漸至沙漲澱山湖圍田賦糧二萬石就以募民夫四千調軍士四千與同屯守立都水防田使司職掌修治河渠圍田

元史河渠志

大德二年立浙西都水庸田司專主水利元史成宗本紀

中書省奏立浙西都水庸田使司三品衙門于平江路設置專一修築閘岸疏濬河道務要田農得濟水道流通圖岸堅固浙西澗山等湖已有定立官河界昨諸人不得似前侵占復為民害違者庸田使成就便道斷又浙西海水晝夜兩潮隨帶泥沙入港漸成壅遏宋時另設撩淺軍人專一撩洗今令庸田司于八月內依時督責如法疏濬毋致壅遏與民為害據常久通行省更為從長擬議又浙西官田數多俱係貧難佃戶種納春首闕食無田主借貸園岸缺壞又自行修理官佃戶若委無已業亦無請討田主貧難田今後官田佃戶自赴官倉納租管民官司不得將此下戶止種官田自赴官倉納租一切催甲役妨廢農等佃戶差充里正主首雜當一切催甲役妨廢農務失誤官租又澗山練湖諸人占湖為田歲納租糧所在官司另行收貯若有合行修濬人工物料從馬田司募工支用

三年置浙西平江河渠陂堰凡七十八所濬太湖及澱

山湖

元史成宗本紀

五年浙西積雨泛溢民田詔役民夫二千人疏導河道
八年中書省臣言吳江松江實海口故道潮水久淤涇
塞良田宜役萬五千人濬治仍設行都水監以董其程

從之

元史成宗本紀

案元史徵里燕只吉台氏傳時爲江浙行省平章政
事朝廷命行省疏導吳松江發卒數萬人徵里董其
役凡四閱

月畢工

中書省準江浙行省夸任仁發言吳松江故道淤塞
奏立行都水監仍于平江路設置直隸中書省及命
行省平章徵里提調疏濬繼降詔條有云開挑修濬
河道屆壩等合用一切物料行省于官錢內收買應

行又浙西苗糧戶內起夫一萬五千名自備什物每
名工役一年免糧一十五石其單站除贍役地外依
上科著僧道也里可溫答失蠻不分常任并權豪官
員不納官糧之家以地五頃者夫一名從行都水監
選委廉幹官員部夫督役其有釐立事功廉能稱職
者行都水監具跡舉明其著夫人役雜泛差役權行
蠲免都水監具跡舉明其著夫人役雜泛差役權行
夫長任仁發以吳松故道涇塞使震澤之水失其軌
下性為浙西居民害垂二十年上疏條其利弊疏導
之法中書省以聞特命平章徹里公董其役始于大
德八年十一月望前二日自上海縣界吳松舊江
東抵嘉定石橋洪通遶入海長三十八里一百八十
一步三尺深一丈五尺闊二十五丈役夫為數一萬
五千為工一百六十五萬一千六百七十有奇至九
年二月晦畢工復置木牖
復開江東西河道置木牖
附任仁發水利議答議者曰吳松江前時深通今
日何為而塞豈非如海變桑田之說非人力所可為
者歟答曰東坡有言若要吳松江不塞吳江一縣之
民可盡徙他處庶上源寬闊清水力盛泥沙自不能

積何至有涇塞之患哉歸附後將太湖東岸出水去處或釘柵或作堰或築狹處爲橋又有湖泖港汊又慮私鹽船往來多行塞斷所以清水日弱渾潮日盛泥沙日積而吳松江日就淤塞正與東坡所見合若云如海變桑田一付之天則聖人手足胼胝盡力溝洫皆虛言也聖人豈欺我哉所當盡人力而可爲也議者曰錢氏有國百餘年止長興間一次水災宋南渡三四年水災頻仍其故何也答曰錢氏有國朱南渡全藉蘇湖常秀四郡所產以爲國計常時盡心經理高田低田各有制水之法其開水利當興水害當除合役軍民不問繁難合用錢糧不吝活大必然爲之又使名卿重臣專董其事豪戶勢家箠言不能亂其耳珍貨不能動其心又復七里爲一家箠言不能亂其橫塘田連阡陌位址相接悉爲膏腴之產以故二三百年之閒水災罕見國朝四海一統居位者未知風土所以視浙西水利與諸處無異任地之高下時之低旱所以視浙西水利與諸處無異任地之高下時之今欲作圍亦逆土之性耳答曰晉宋以降倉廩所積

悉仰給于浙西之水田故曰蘇湖熟天下足若謂地
勢低下不可作闢此誠無稽之論何以言也浙西之
地低于天下而蘇湖又低于浙西穀山湖又低于蘇
州彼中富戶數千家每歲種植菱蘆編釘樁篠圍築
堤岸豈非逆上之性何爲今日盡成膏壤此明效大
矣不可掩也既是澗山最低之處尙可經理爲田豈
已成之田反不可作田耶議者曰水旱天時非人力
所可勝自來討究浙西治水之法終無寸成答曰浙
西水利明白易曉何謂無成治之之法有三濬河港
必深闊築圍岸必高厚置插資必多廣設遇水旱亦
不能爲害昔范文正公請開水浦議者沮之公力排
浮議疏濬積潦數年大稔民受其賜載之方冊昭然
可考謂之無成可乎議者曰河渠圍岸插資三者俱
備則水旱可無民食可足誠爲久遠之計朝廷胡爲
而廢之答曰國家收附江南三十餘年浙西河港圍
岸插資無官整治漸致廢壞今若募夫供役必取辦
于富戶部夫督役必責成于有司二者皆非其所樂
是以猾吏豪民構煽必沮之而後已朝廷未見日
之利但厭目前之擾所以成事則難壞事則易東坡
亦云官吏憚其經營百姓畏其出力所以累行而中

設不能成久遠之利也議者曰行都水監既是有益何衆口一詞皆謂無益而朝議罷之答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繁豪民肆奸又吝供輸之費所以百般用見工役之繁民肆奸又吝供輸之費所以百般用撓臣謂無益以敗乃事殊不知浙西有數等之水拯治方略皆不相同立專司豈能成功使水監衙門與爲無益古之有國者亦廢而不置久矣何爲周漢唐宋之世經營水利列之史傳代有其人且若浙西低下之地不須水監卽今中原高阜之處安用水監河道司爲哉高阜之處水監旣不可闕而低下之處乃謂不必置何不智之甚也數年之後河港淺塞水害滋甚有憂民忠國者出必復興修水利之事彼橫議者豈得終沮之哉議者曰水利固不可不修然今隴西漢唐二渠止責于有司修濬民更不擾浙西水利何不亦責之有司答曰隴西二渠長流水也濬成添渠水自下流治之無難浙西水性不一整治方法亦殊豈可以漢唐

二渠例視之哉

謹案四庫書目載浙西水利議各十卷一名水利文集元任仁發撰仁發松江人仕至都水少監明梁

惟濶內閣書目云大德閒都水少監任仁發以吳松
故道厘塞震澤汎濫爲浙西害乃上疏條陳利病疏
導之法凡十卷前有仁發自序又有許約趙某二跋
未附未郊宜及其子喬水利議約跋稱歲甲辰中書
以其議上聞命申書平章董是役由是震澤無壅與
三三之一日清江復朝于海趙某跋稱是錄所載其要
三資以限水據此是仁發言開江當在大德八年舊

志作至元開誤

又都水庸田使麻合馬集議治吳松江堙塞方略

浙西田土多藉太湖之水灌漑所利甚大若河港

閉塞不能通流稍遇大水便至泛溢溼沒田禾爲害

不輕其吳松江原受太湖澱山湖諸處湖泖有源急

流衝散湖沙自古可敵千浦浙西之水來既州源一

亦有委是湖以不成水患近年以來因上源吳江州

帶橋洪塘岸樁釘壩塞流木幾還又因沿江水面并

左右濶山湖等處權豪種植蘆葦圍裏爲田并邊

近江湖河港隘口沙灘滋生菱蘆阻節上源太湖水
勢以致湖水無力不能直漈沙遂將東江泥沙壅塞

山川志

大引

滿江邊雖有江洪入于至和等塘經由太倉出劉家
不流于江而北流入于至和等塘經由太倉出劉家
等港注入大海并澱山湖之水望東南流于大曹港
柘澤塘東西橫泖洩于新涇并上海浦注江達海吳
松江漸成痼疾頗難救療理合相其地宜順其水性
分江瀨派出一帶石塘橋洪泗湖一百三十餘處每處展
吳江州一丈使太湖東西橫泖流快便將太湖東南澱山
湖迤東堙塞河道東西橫泖等疏濬深闊以洩澱山
湖長湖等水及將平江路崑山州嘉定州溇塞河道
亦行開浚分洩太湖水勢注鉤家港又將各處江湖
河港橋壩并附裹成田魚蘆菱葑葶阻水去處盡
行起除禁約諸人不得似前違犯阻過水利仍令該
吳松江地面平江路嘉定州松江府上海縣等處將
松江通微海潮河港勤諭近民于港口築壘土壩安
置透水大槽名曰水竇潮來閉竇阻遏渾沙湖退起
寶洩放湖水欲得江
南漸有通利之望
又都水府出使行都水監集江湖水利太湖天開
澤國家流所聚環湖告蘇湖常秀之良田病于低窪

利在洩潦兼沿江傍海諸高田亦仗湖流奔注衝散
湖沙乃可引海東及北者有昆承湖陽城湖尚湖
沙湖陳湖三山湖蘆湖葭湖并湖關繫吳松江注洩
洩太湖水注江達海數內殿山湖關繫吳松江注洩
至爲切要論其古跡周回二百里此湖之水自大盈
約屯二浦以瀉吳松江既近若上源所注惟急
湖之東岸北與渾潮相接最近若上源所注惟急
則湖沙由此注湖內遂成淤澱於澱者水中泥也蓋
殿卽淤澱之謂也湖以澱名豈非始于是乎富豪之
家由淤澱而圍成田地其來久矣由是湖之瀦水益
狹漸與二浦遠而所洩不能快便若非就湖內圍田
上多開河道及時修濬二浦并濬近浦諸溝洫接
脈通洩衝滌渾潮則此湖淤澱恐不止于二年因風濤
長隄又名挽路石塘按單諺云昔慶歷二年因風濤
多敗漕舟遂接築長隄橫絕五六十里雖有橋梁而
流勢不快江海浦港復多沙漲又案東坡云松江沿
數十里積石壅土築爲挽路建長橋植干松于水中
水漲之時橋上水膏高尺餘江水不快則海之泥沙
隨潮日積而吳中多水患又案郊廩云吳江築爲石

塘以障東流之勢是致下流淺狹速漲潮沙半爲平
地如長隄如挽路如石塘皆同此處正是太湖東岸
洩水下吳松江入海第一要處古賢立論以曉人者
三必于隄間多置木橋多鑿水涵上則通行下則洩
水蓋欲仗其急流奔注江湖衝激泥沙免致木患然
猶慮橋柱之阻水今人多不知此意或便于行路則
壅塞湖口或倚于巡防則密置椿楸此又不止于橋
柱之阻水也矧以菱荷魚簍等物障遏妨害農耕必
得官司于此處榜示告戒使咸知利害可也吳江兩
長橋古跡元長一百八丈今兩堤築塞六十八丈東
長橋古來無之後乃添設元長一百七十七丈今兩
築塞六十丈又據詢究得寶帶橋北古跡今于南堤
築塞六十丈以上三橋曾議繫堤添橋寬展水道于
三十年雖曾添橋展基未能深利如寶帶橋南堤全
未通流皆合潘治崑山常熟兩塘昔邱與權云至和
塘自吳縣東閘距崑山七十里俗謂之崑山塘北納
陽城湖南吐吳松江吳郡志謂常熟塘自齊門北至
常熟一百餘里可接洩太湖水勢入昆承等湖注江
達海今其兩塘諸河道姑以知名者言之各有七十

餘條多有壩塞之處今合去壩基使其有通無壩可也各河之名載于別卷案嘉禾志云大盈浦南接澆南湖自白鶴匯以達吳松江浦闊五十餘丈此二浦注南接澆山湖北達吳松江浦闊五十餘丈此二浦注澆湖水最爲切要常宜深開通利近年以來漸至淤塞有若平地愚生嘗究其淤塞之因蓋爲閉壩住吳江平望沿大湖河道口于無太湖急流下澆山湖而潑山湖東向與湖相接先爲東南積潮淤塞漸爲富豪圍占變湖爲田由是二浦與湖相去漸遠而注洩亦遲不能衝滌渾潮至元甲午年增工開修趙屯浦至今通洩大盈浦爲因支流清洳如李墟涇孔宅涇顧坊涇蘇溝沈麻漚井亭漚等處尤欠濬治兼浦口不增置堰隔畏防潮沙所以復至漲塞今宜修濬通洩吳松江開匯案吳郡續圖經云自太湖東至沿海岸有環曲而爲匯者甚多賴疏濬而免水患若以今者環曲論之如崑山嘉定地面本在江北松江府地面本在江南今江南有嘉定之白鶴盤龍崑山之石浦江北有松江楊林等處未必不由開鑿諸匯舍直就曲而然也及觀嘉禾崇寧二志有白鶴匯者乃昔嘉祐年開李兵部復圭崇寧開邾漕使宣和開

趙提舉霖三次開濬又顧會浦乃沈謙議主開濬又
有千墩金城諸匯乃儒者傅肱乞行疏決又有盤龍
匯者案續圖經其匯徑繞十里而泗漚迂遠踰四十
里江流爲之阻遏值大雨則泛溢旁壑淪秣穡壞屋
唐范文正公嘗經度之至寶元年中內翰葉清臣案
漕本路醴爲新渠道直流速水患遂弭推原此匯皆
由上源閉塞湖流遲緩潮沙積聚而成今有河沙匯
者漲滍江心阻水太甚民尤病之不比昔年諸匯近
在岸旁可以濬治卻有新華滄分莊滄嚴家滄暴漲
等害俱在江邊可以擇其要害者鑿開蓋滄卽匯之
異名也鑿而通之可
免水旱二者之患矣
又都水書吏吳執中言順導水勢浙西之地卽古
揚州之域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得水下之利難溥
而水之害亦大宋有郊僑者會論天下之水以十
分爲率自淮而北五分由九河入海大定是也而三
由三江入海書所謂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是以而三
江所決之水其源甚大由江東宣徽而來加以天目
大山嶮潭并西南諸山東注之水鍾于震澤卽今天
湖也其湖綿互三州六縣周圍六百餘里闊三萬六

千餘頃導其水而入海止三江耳三江已不得見汪
洋浩蕩之處止洩于吳松江外高內低勢若盤龍但遇
洩之論蓋浙西水澤之藪外海日有二湖抑
霖淫水飄泛溢欲使洩于江海其增漸致於
遏湖源大湖之水急不能洩則低田有淹沒之
使上源則高田有乾涸之危是豈水之性哉勢則然
患所以導之高田有乾涸之危是豈水之性哉勢則然
也所以導之高田有乾涸之危是豈水之性哉勢則然
必轉而爲害古之智者蓋未嘗不深察乎此而盡力
于溝洫之政也國家收附江南之初年數屢登不聞
水患所司因循失于經理其弊積而至于大元所在
四年二十七百年二十九年中書省奏准大興計官
膏腴悉成巨浸百姓缺食賣子鬻妻者不可勝計
糧更有何望至元三十一年中書省奏准大興計官
開挑太湖鑿湖澗山等湖并通江達海河港又加以
修築園岸自此之後歲獲豐收官糧民倉咸得其濟
所左官司理宜將已闕河道時常極治庶得不廢前
功無奈牧民之官略不顧問復被海水日夜二期將
已開大壘等浦漲塞殆盡吳松江面淤塞幸而數年
之閒雨水調勻不觀其害備值往年淫潦爲害非輕

近蒙朝廷設立都水庸田使司專以總督其事教本
防災可爲良策官司設立以來每年勸率百姓修築
田園拯治河道粗有成效然數年之閒事功未顯
未全成識者固已憂之適值上年春夏之交霖雨頻
作平江松江痛被水災溝壑盈滿積而不洩所在田
園多致損壞雖曰天災之流行亦人力未盡之驗也
今都水庸田司已行革去修濬之責歸于有司卽自
吳松江舊云可敵千浦今則東自河沙匯西至道福
浦六七十里開兩岸漲沙將與岸平其中僅存江
闊不過二三步深亦不過二三尺湖水所至比之
舊時萬不及一雖汪洋之勢見于上海新涇太倉劉
家港通達入海豈能盡洩斯西數郡之木今吳江塘
岸乃大湖咽喉之地昔人曾以挽路不便有宜建千
橋之說今植石壅土數十餘里雖下有石洞百餘能
洩幾何况又有東長橋西長橋寶帶等橋植數千柱
于水中及岸之東向于江口則有富豪之侵占于江
尾則有菱蘆之閒塞其忠又豈止隄岸之爲梗也又
松江有湖名曰澱山湖復自大漕港出大盈趙屯
分派由急水港鍾爲此湖復自大漕港出大盈趙屯
等浦入吳松江達海去處中有塔寺昔居湖心此湖

於殿其寺已在湖片之上今湖岸又復開拓于六七
里之外矣蓋由此湖東向與海潮相接積淤成塗漸
爲富豪園占致使二百餘里湖面大半爲田大盈等
浦接洩江海最爲快便去歲皆已堙爲平陸至元三
十一年開挑之時其上頃湖田固嘗官爲收繫定立
界畔明白富豪嗜利巧計瞞官仍復園占今則殿山
之園田愈廣太湖之流勢愈遲每五六月間水湧之
時吳江石塘東向之水每低于塘西之水數寸無怪
乎東西之湖沙日盛于此以今浙西八郡之地錢糧如
于淹沒其患蓋由于此誠不可不爲之慮也今除修
此其大生靈如此其衆誠不可不爲之慮也今除修
圍一節有司已有定式殿山練湖亦有元定畔界擬
合嚴切申明常加拯治外太湖一水乃浙西諸水之
上源萬頃汪洋必須疏洩上年霖雨平江松江已受
其弊可爲龜鑑若更因循不治復遇霖潦則泛溢之
患抑又甚焉爲今之計若欲浙西水勢通疏少遇水
患必開吳松故道復殿山之舊規庶乎可以有濟然
而吳松故江已被湖沙壅塞役重工多似非人力可
及其殿山舊湖多爲豪戶圖衰成田恐亦未易除毀
卽今太湖之水迂迴宛轉多由上海新涇太倉劉家

港等處流注于海合無因其就下之性順其必趨之勢于上海太倉等處相視可開河港挑濬通流仍踏視吳松故江應有舊來出水支港可以容易出海去處盡行疏濬務使支脈貫通出洩順便開挑之際就令有司于已開河港之上訪求古跡安置牖座依時啓閉以抑潮沙或乞照依腹裏會通河并新開通惠河撻可差軍體例設立撩清人夫專一看守修理以防向後復淤之患官民幸甚

十年濬吳松江等處漕河元史成宗本紀

是年行監開挑吳松江東西兩處河道起工于閏正月之三日自上海縣界趙屯浦大盈浦白鶴江分莊崑樊浦西浜盤龍舊江計長三十七里三百二十二步數內樊浦爲頭一河下接新涇舊江面闊二十二丈餘俱探一丈五尺休于三月之二十九日雨輟而實又于廟涇以西盤龍以東開挑出水口子五處并新涇安置木牖二座一至江二里三百三十九步一至上源太湖水勢湍急衝倒

至大初江浙行省督治田圍

續文獻通考

文獻通考田賦考行省以去歲水旱災傷田禾不收物價踊貴百姓艱食雖曰天災流行亦因人力不至卽今春首農作將興各處田圍高下不等合修塘圍岸溝渠曉諭農家須要依法修置遇旱車水澆汝遇潦洩水通流會集行都水監官季都水講究得修濬之際田主出糧佃戶出力係官圍田若無總佃貧窮無力不能修濬者量其所需官爲借貸收成日抵數還官事有成效勸農正官定擬陞賞聞奏失誤者治罪其拋荒積木土田因租額太重無人承佃勸諭鄉富戶自備工木修築團廳令本戶佃種爲主拋荒官田止納原租初年免徵次年徵半三年甫全積荒則三年後第依民田輸稅諸人不得爭奪及照到前埔田司五等圍岸體式以水爲平者爲第一等高七尺五寸底闊一丈面闊五尺田高一尺爲第二等高六尺五寸底闊九尺面闊四尺五寸田高二尺爲第三等高五尺五寸底闊八尺面闊四尺田高三尺爲第四等高四尺五寸底闊七尺面闊三尺五寸田高四尺爲第五等止添備水高三尺底闊六

尺面闊三尺若山水原落圍岸
迫近諸湖去處自願增者聽

至治三年嘉興路治中高朝列會集松江府各州縣官按

視議合濬河渠華亭縣九處上海縣十四處六十日工

畢官給之糧備民疏治

元史河渠志 案此條專指吳松江而言

泰定元年松江府吳江州諸河淤塞詔所在有司備民丁

濬之

元史泰定帝紀

案元史河渠志十月以右丞相旭憲陳奏江浙吳松江等處河道淤塞宜爲疏濬命脫歡答刺罕諸臣同提調專委左丞朶兒只班及前都水任少監董設至二年閏正月丁舉又案元史類編此條下載江浙行省言吳松江等處河道壅塞宜爲疏濬仍立牘以節水勢用夫四萬餘人以三月工畢由是吳松江二道烏泥徑大盈二河俱通

是年江浙行省以平江松江通海河道壅塞軍民官
豪勢戶侵占水面插蒔蘆葦復爲蕩田以致水不通
流遜年水旱相仍官民虧失大利委官同本處正官
踏視講議到吳松江二道烏泥涇大盈浦二河合
挑洗立厝由是中書奏命行省左丞朵兒只班知水
利前都水少監任仁發董督常州湖州嘉興平江路
江陰州與本府不以是何人戶實有納苗田土一項
五十畝差夫一名計名四萬有奇每名日支口糧三
升中統鈔一兩松江府官糧廣濟庫撥鈔四萬定內
支放賜仁發銀一定襖子二領始于是年冬十二月
初五日以次年正月十五日訖功舊江二道比大德
所開里數三之二深闊如初大盈浦長二十五里一
百六十丈與烏泥涇各深一丈闊一
十五丈仍令講究久遠不致淤塞

二年閏正月罷松江都水庸田使司命州縣正官領之
仍加兼知渠堰事五月浙西諸郡水溢命江浙行省及
都水庸田司興役疏洩之六月立都水庸田使司濬吳

松二江

元史紀

中書右丞相旭邁傑奏吳松江等河若不設立衙門
管領每次挑洗費錢糧損民力松江府止管兩縣別
無親管事務將松江府革罷兩縣撥入嘉興路依先
設立都水庸田使司專掌在先所管勾當直省部以
山南江北近肅政廉訪使密蘭江南浙西道肅政廉
訪使張友諒爲使任仁發年七十休政致仕爲副使
從之初仁發退居上海之青龍鎮府官有不禮
之者仁發憾曰吾欲罷府官至是果有後命

二年置都水庸田司于松江掌江南河渠水利

元史紀

任仁發等官講議吳松江等四處河道已開通擬合
濬開附江達海分流支港于平江嘉定州之趙浦嘉
興上海縣之潘家浜烏泥經三處各置石牐二座設
立管領依時啓閉以遏渾潮使牐內清水一歸于海
衝宣江道深闊渾潮不致傍流入江停滯於塞去害
就利以圖悠久之益于是分派趙浦牐二座嘉定州
造潘家浜南一座上縣造北牐一座崇德海鹽
州台造烏泥經南牐一座嘉興縣造北牐一座華亭

造是春庀工閩夏成夫匠爲工二十六萬四千七百七十二度糧七千九百四十三石鈔二萬八百一十六定各有幸運天厯元祀詔謂自立庸田使以來無實效罷而復府焉

四年十月辛亥監察御史亦怯列台卜答言都水庸田使司擾民請罷之癸丑江浙行省左丞相脫歡答刺罕平章政事高昉以海盜病民請解職不允元史秦定帝紀

至順至元間水因牘患復開原堰直河置斗門于張涇盤

車二堰

郭志

牘置乖宜旱涇交病府修廣請于行省略曰太湖周回八百餘里吞吐諸山百川之水連接潑山湖長柳俱由六牘而出每牘止闊二丈總計一十二丈牘門欲洩浩蕩無窮之水豈無滯乎兼以隨湖啓閉一日之間不過數時去歲至順元年天雨連綿湖瀾水漲其當湖平江嘉興杭州諸處之水積于下緣諸港閉

塞牖內不能急洩致將田禾一概淹沒城郭居民房屋皆成巨浸今歲八月間又值雨水霖霖復行盈溢推原其由蓋因石牖啓閉有時水勢不能直達下流故也其烏泥涇牖內舊有河身徑直下流入浦擬合趁此農隙權將舊河直道開挑以導宿水歸海否則來春雨水不常官糧必復被淹小民愈遭疲困深繫利害從之起工于次年春二月十六日開濬河長五百一十步闊五丈深一丈五尺凡旬有三浚計庸三萬一千九百六十九二三年間水勢流通厥患胥弭至元四年水復爲患華亭尹郭也先不花承議鑿之六年知府楊伯野台復決潘家浜縣內舊堰直河迄今爲利時府人劉廷玉請于張涇監車二堰置牖深濬外河導水歸海伯野台從之發民疏濬置斗門焉

至正初復立都水庸田使司濬江河志

元年中書以江浙行中書左丞相欽察台言浙西水利近年有司失于舉行隄防廢弛溝港湮塞水失故道民受重困今後莫若都水監官歲委一員分治浙右仍令各處農事正官帶知農田署銜責任有歸官

民兩便及監察御史言擬復立都水庸田使司慎選
諸曉水利恪守官箴之人披案圖志討論舊治于必
合開挑處所將額定租稅除豁合用工本官爲支給
使專其任責以成效于是奏立使司復于平江路設
設命工部尙書禿魯行省平章政事只里歹南行
臺與浙西廉訪司官各一員選知水利之人相其舊
各處農事正官給銜知渠堰事聽受使司節制擊
工于是年冬十月榜攬吳松江北南岸下沙泥濘
各牘舊河直道深闊府西門外漕渠自秀野橋至跨
諸橋一段石湖橋五舍橋二段及張涇厓塘六磊塘石
塘北俞塘鹽鐵塘官紹塘盤龍塘蒲區塘六磊塘石
浦塘二十處河道自府南門外太平欄至張涇堰長
六十三里爲夫一十九萬八百四十用糧四千七百
四十七石鈔三千一百六十四定各有奇次年春二
月既功使司至十五年復罷

明洪武六年發松江嘉興民夫二萬開上海胡家港至漕

涇千二百餘丈以通海舶

明史河渠志

建文四年疏吳松江

明史河渠志

永樂元年命夏原吉治蘇松嘉興水患濬華亭上海運鹽

河金山衛牖及漕涇分水港

明史河渠志

附夏忠靖原吉治水疏略
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
流嘉湖常頗高環以太湖綿互五百里納杭湖宣歙
溪澗之水散注澗山諸湖以入三仰頃爲浦港煙塞
漲溢害稼拯治之法在濬吳松諸浦案吳松江袤二
百餘里廣百五十丈西接太湖東通海前代常疏之
然當潮汐之衝旋疏旋塞自吳江長橋抵夏界浦百
二十餘里水流雖通實多窄淺從浦抵上海南滄浦
口百三十餘里潮洶洶於塞已成平陸亂沙游泥難以
施工嘉定劉家港卽古婁江徑入海常熱白茅港徑
入海皆廣川急流宜疏吳松南北兩岸安亭等港引
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茅二港使其勢分松江大黃浦
乃通吳松要道今下流過塞難濬旁有范家浜至南
滄浦口徑達海宜濬保闕上接大黃浦達泖湖之水
庶幾復禹貢三江入海之舊水道旣通乃相地勢各

置石隄以時啓閉年歲水漲時豫修圩岸以防暴流
則水患可息帝命發民丁開濬原吉晝夜徒步以身
先之功遂成

二年夏原吉復奉命治水蘇松盡通舊河港又濬松江

大黃浦赤雁浦范家浜共萬二千丈

明史河渠志

案明史忠靖本傳浙西大水有司治不效永樂元年
使原吉行視且命治之已復使僉事御史俞士吉齎
水利書賜原吉遣戶部侍郎李文郁大理寺少卿袁
復陝西參政宋性爲之副原吉請循禹三江入海故
跡濟吳松下流上接太湖而度地爲隄以時蓄洩從
之役十餘萬原吉布衣徒步日夜經畫盛夏見役夫
暴日中麾其蓋曰吾何忍獨適二年春還朝言水雖
由故道入海而支流未盡疏洩非久計於是原吉復
行濬白茅塘到家河黃浦九月工畢水洩蘇松農田
大利三年還朝而舊志稱華亭人葉宗行亦上言治
水方略送原吉聽用原吉旣得請遂自崑山東南夏
界浦掣吳松江入劉家河挑嘉定西顧浦引吳松

江水貫吳塘由劉家河入海濬常熟白茅塘引太湖諸水入揚子江于上海東北濬范家浜接黃浦通流入海皆用宗行言云云與忠靖疏合並存之備考

五年修華亭隄岸

明史河渠志

十年濬上海蟠龍江

明史河渠志

正統六年

案王文恪姑蘇志及陳懋德請濬吳松江疏均作正統五年

巡撫工部侍郎

周忱修吳松江立表江心盡去壅塞其兩岸塗漲居民

開墾成田者計畝收稅以補崩塌之數

郭志

宣德末上海人杜宗桓上書侍

郎獻開江方略至是蓋略行之

案明史周忱傳嘗詣松江視水利見上海嘉定開沿江生茂草多淤流乃濬其上流使崑山顧浦諸所水

迅流駛下流之壅遂盡濬又嘗言吳松江有沙壅柴場百五十頃請募民開墾報可

八年修濬金山衛獨樹營至劉家港口邊海諸河

郭志

景泰二年

案郭志稱景泰間今遵南畿志編景泰二年

知府葉冕修殿山湖隄

湖北界崑山各較彼此工莫克就冕一視之督府民修

築萬餘丈二邑賴之

郭志

天順二年巡撫右副都御史崔恭大治吳松江起崑山夏

界口至上海白鶴江又自白鶴江至嘉定卞家渡迄莊

家涇凡濬萬四千二百餘丈又濬曹家港蒲匯塘新涇

諸水民賴其利目曹家港爲都堂浦

明史崔恭傳

附學士錢溥記略

天順二年都憲崔恭奉敕巡撫

東南首詢水患以松爲尤甚乃舉府判洪景德及二縣尹石致李紋治之相視江之故道雖濬必合莫若從新地壘之力易爲而功不壞起自大盈浦東至吳

松江計二萬二千丈又自新涇西南至蒲匯入江計四千丈闊皆一十四丈深皆二丈而低鄉之潦可洩東北則自曹家河平地鑿至新場計三萬餘丈深闊皆與北同又濬華涇塘六磊塘羅寶湖烏泥涇入浦而高鄉之旱亦免大小聯絡無不通費用工總三萬五千餘

成化八年僉事吳瑄濬吳松江東起徐公浦西至夏界浦

共百三十里有奇

郭志

十四年巡撫都御史牟俸言太湖乃東南最窪地而蘇

松尤最下之衝請設提督水利分司一員隨時修理帝

卽令俸兼領水利聽所濬築功成乃專設分司

明史河渠志

宏治元年帶理蘇松水利浙江僉事伍性濬吳松江中段

四十餘里及顧會趙屯都堂諸浦蒲匯楊林新涇諸塘

通志 案舊志稱性又謙黜吳江長橋於土
以洩河流工未畢工部主事姚文翰代之

七年命工部侍郎徐賈與都御史何鑑經理浙西水利

賈以主事祝萃自隨萃乘小舟究悉源委濬吳江長橋

案郭志委知蘇州府史簡開濬導太湖散入澱山陽城昆承等湖柳復

開吳松江竝大石趙屯等浦案郭志委松江府通判郝希賢濬吳松自帆歸口至

分莊七十餘里洩澱山湖水由吳松江以達於海明史河渠志

附徐賈治水疏臣等切惟東南地勢低下水患自古有之永樂初元水復漲溢太宗文皇帝命戶部尚

書夏原吉大加濬治方得止息逮今九十餘年各處

港浦仍復湮塞為患滋甚仰惟皇上軫念地方命臣

等會同修濬蓋將拯墊弱之民於衽席之上化魚鼈

之區為稻粱之域臣等敢不罄竭駑鈍以圖仰副聖
意用是夙夜不遑寧處相度施工竊見嘉湖常鎮水
之上流蘇松水之下流上流不濬無以開其源下流

不橋無以導其歸於是督同委官人等將蘇州府吳
江長橋一帶茭蘆之地疏濬深闊導引太湖之水散
入澱山陽城昆承等湖又開吳松江并大石趙屯等
浦洩澱山湖水由吳松江以達於海開白茅港并白
魚洪鮎魚口等處復昆承湖水由白茅港以注于江
又開斜堰七鋪鹽鐵等塘洩陽城湖水由七了港以
達于海下流疏通不復壅塞乃開湖州之凌涇洩天
目諸山之木自西南入于太湖開常州之百瀆洩荆
溪之水自西北入于太湖又開各斗門以洩運河之
水由江陰以入江上流疏通不復壅滯自宏治七年
十一月十七日興工至八年二月十五日工畢幸而
一向天氣晴和人無墊溺之憂凡百庶衆爭先效勞即今
水患消弭人無墊溺之憂凡百庶衆爭先效勞即今
莫不慶忭是非臣等之能皆皇上盛德大福廣被東
南之所致也今將修濬通
港濱畫圖貼說謹具奏聞

十二年提督水利工部郎中傅潮濬崧子浦檄通判原

應宿董其役志

正德十三年部使成舉里人倪鏞濬龍游馬路港

上海志

附郡人莫如忠記略新場海上巨鎮其東有五龍
墩又東折而南北爲諸龍港及龍游港衝鎮其間而
鑿之西曰馬路港者受海潮之入自黃龍浦達諸港
既農畝以鉅萬計而商人藉通鯨鱓取贏不貲斯東
南之大利也正德之季諸港就涸僅以形辨湖壅於
若蹄泔商賈胥病非一日矣歲戊寅部使者成公至
理鹽政議興水利則莫諸港先而難其任使時里人
倪鏞似儻有義概爲運丞徐君紹先所知上其名成
公因署鏞董其役鏞卽毅然任之不閱月工訖引水
內向數十里開彌望皆沃衍而商艦殷湊農賈樂業
或賴其利鏞之子淑亦樂善好施邑以倭亂築城濶
獨築城南三臺復出米千斛以佐軍興凡舉力奉公
此類如

十六年有建議修蘇松水利者進李充嗣工部尙書兼

領水利事世宗嗣位

案明史武宗本紀武宗于是年三月丙寅崩于豹房世宗於明年改

元壽請故書
正德十六年

遣工部郎林文需顏如瓊佐之開白茅港

疏吳松江六閱月而工訖

明史李

充開傳

附李充嗣奏報開浚各項工完疏
吳松江等處相度會議以白茅工役繁重蘇州當任
其二常州松江分任其一嘉興湖州協任其一而常
熟以附近獨當其半吳松江利歸蘇松二府其工役
之費則分派二府所屬州縣與之協濟杭嘉湖蘇松
常鎮各府地方應該開濬河道與之協濟杭嘉湖蘇松
圩岸堰壩等項分委署郎中林文需顏如瓊督率各
該掌印水利等官次第舉行白茅港自海口至雙廟
河形線在海灘漲沙填壅難以用工隨議改就東南
方平陸開挑共起軍民人夫三萬七千七百二十二
名督開平地三千五百五十六丈自雙廟西至官莊
匯河形淺窄幾如平陸又起軍民人夫三萬七千二
百八十八名督開河道六千一百七十七丈自官莊
匯西至常熟縣東倉河形極淺塞又起人夫二萬二
千九百八十二名督開舊河二丈深始八尺加至一丈
計長一萬七千三百九十一丈深始八尺加至一丈

五尺關始二十八丈加至三十三丈俱於正德十六年十月興工至嘉靖元年四月工完本河舊有備倭軍營及巡檢司應改新開河口防禦又新添設水利衙門倉房龍王廟共計屋一百二十三間亦支官錢修葺又海口湖沙易壅應置石牐一座以備旱潦俟秋冬水落方可興工又勸得白茅上流尚湖昆承陽城各湖涇瀆係本港咽喉督府縣人夫開過昆承湖日時涇塘新開洪草鞋洪蘇家浜南北上洲洪中洪別家浜東西錢港向湖口朱涇河界港陽城湖口雙漕洪姚家漕新開稍廟陸東橫涇西橫涇張莊漕武城涇共計一十九處緣陽城湖水經斜堰支分七浦塘則白茅流勢因之少殺又委官築斜堰壩仍備銀一千兩發蘇州府貯庫俟築壩造牐支用其官興縣百瀆受荆溪之水會太湖亦入白茅港瀆又委常州府清江浦等處開過桃花龍蕩港九曲龍河城聖河申港利港橫河市河共八處蘇州府常熟等縣并分管太倉州及崑山吳江二縣濬過支河共五百六十三處共長三十七萬七千三百四十九丈築過官塘圩岸共三千五百八十七段共長一百九十里

水利

六百六十八丈并橋一座通用人夫三十一萬四千四
百二十八名于正德十六年十一月興工至嘉靖元
年五月完工吳松江上流自吳江縣起至崑山縣夏
駕浦下流自嘉定縣舊江口起至上海縣黃浦口俱
通利無礙惟夏駕浦至龍王廟舊江口俱淤塞幾如
平陸應該開濬共長六千三百三十六丈議闕一
十八丈深一丈二尺以蘇松二府人夫共四萬三千
七十八名委官分投管督于嘉靖元年正月興工至
本年二月完工其夏駕浦新洋江二河與吳松江交
會之處橫引江水斜趨婁江以致吳松水弱不能衝
激汙泥抑且二河通引渾湖倒流入江與吳江下流
日相抵撞易成淤塞合于二河交會處創造石牐節
制江流使不斜趨阻過渾湖使不倒流庶幾此江永
無後塞之患又三吳之水西北自宜興荆溪百瀆入
西南自湖州苕霅二溪分流七十二澗港以入其下
流則自吳江長橋等處流入澱山昆承陽城等湖以
入三江而澱山湖則分入趙屯大盈道禍大石等浦
以入吳松江並洩于海頃因水政不修澗港湖泊
潰俱久湮塞又經督率湖州府官開濬過長橋等處
等湖并七十二澗港蘇州府官開濬過長橋等處湖

河崑山上海二縣開濬趙屯大盈道禍等浦杭嘉湖
蘇松等府并所屬太倉州歸安等縣開挑過各該管
地方東七千西八千及疏濬過各支河港浦涇浜江
道共長七十萬六千七百九十丈并修築過田圩江
湖塘岸共三千八百四十二段通長二百七十六萬
四千四百九十三丈插座壩堰五十處共長七千七
百二十七丈俱於本年正月興工三月終工完
又大學士王鏊吳郡治水碑記 今天下財賦多仰
東南東南財賦多出吳郡而吳郡于東南地最下最
多水患南方夏秋閒最苦多雨蘇湖渺然輒成巨浸
故官多逋負民多流殍于是廷臣爭言水利而以吳
松白茅港爲首請設官專治時巡撫應天西蜀李公
方著名績詔卽委之進工部尚書得便宜從事復以
工部都水郎中林君文需顏君如瓌佐之公博訪羣
採相度源委謂東南諸水咸匯太湖由三江入海而
東江久失故道不可復尋獨婁江尚在吳松江雖在
而多溷其別出一支從常熟白茅港入海最大且駛
而海沙淤塞久成平陸民且底墓其上自成化以來
每歲開之輒畏難而止以大山勢論之太湖吞納衆流

猶人之腹白茅吳松則尾間也陽城昆承華亭諸
猶脈絡也尾間不洩腹且脹爲病四肢百脈無不病
者公乃駐節湖上且行且度地量功切淺深計遠
邇力取諸近財取諸遠廬舍有次樵爨有所分授以
責成時稿以行賞天時晴和法令明一衆心鼓舞
未明與作入夜未已河上燈檝如星畝畜如雨歡呼
之聲數里不絕不數月功告成初白茅自北達于江
河形詰屈不可復通乃改就東南挑平陸直注諸海
自雙廟至東倉通一萬七千二百九十二丈其深一
丈五尺闊爲塘爲洪爲港爲溼爲濶者凡十有九吳松
湖各隘爲塘爲洪爲港爲溼爲濶者凡十有九吳松
江上流頗遠利自夏界浦至舊江口不復容舟因其
舊形廣之深之凡六千三百三十六丈共深一丈二
尺闊十丈又于吳江浦長橋一帶引湖水散澗山
等湖崑山濬趙屯大盈道禡等浦其爲浦爲港爲澗
爲浜尤多皆如瓊所理也白茅斜堰分流七浦塘則
易淤則爲石牯一陽城湖水至斜堰分流七浦塘則
可少殺白茅之流又爲堰一夏駕浦新洋江吳松之
交橫引江水斜趨婁江則吳松勢弱不能蕩激易淀
且淤又爲石牯一葢疏宜興湖州諸關水歸太湖無

疑則常之宜興武進湖之烏程歸安松之華亭可無
水患游吳松白茅之淤太湖之水入江海無礙則蘇
之長洲常熟崑山可無水患而吳松白茅之
役最大功費尤多保而勿壞則存後之人焉
又部人張嗣治水議松江澤國水利爲重而其水
道之要者則吳松江也黃浦也吳松江一道昔人論
之已詳然當時惟患墊溺而詳于疏導之方不慮旱
暵未及節蓄之策黃浦未開有墊溺而無旱暵黃浦
之開則自永樂四年葉錢塘發之夏忠靖成之其利
甚大去年水潦聞父老言較之永樂三年之水今年
尚少三四尺何昔之水反少耶蓋昔黃
浦未開洩水之道隘今黃浦既通洩水之道徑耳然
水勢急于此則緩于彼黃浦湖勢奔激衝蓄兩岸黃
水益得則松江湖勢平緩停注淤泥洩水日隘故黃
浦之闊漸倍于舊吳松江狹處僅若溝渠矣松江限
于低鄉之東北洩水徑則益高鄉之早雨鄉與宜罕遇全
鄉之西北洩水徑則益高鄉之早雨鄉與宜罕遇全
熱或一歲之閒一郡之內旱勞俱見惟在因其地勢
之高下疏導節蓄以應之耳節蓄之方當于山浦河
口之內避潮衝激之所運石置厠遇農月水少委人

司之以時啓閉則高鄉潮汐可到積水不洩而少旱
矣開時則收菘鬴版無阻行舟則欲倚鬴漁利者何
由而施之哉此節蓄以利高鄉也疏導之方當于江
中甚隘之處疏之蒲葦梗咽芟之時加巡視使之流
駛則故道不廢洩水斯便而少涇矣此疏導以利低
鄉也然低鄉田圩不修水亦不能自退高鄉之河渠
不濬水亦不能逆上故有司每歲修濬一法百弊其
初報數則曰某河若下某河若干及其興工止濬一
河或十數里或五七里而已泥深四五插或止挑一
鋪二鋪而已或摧其高墳填其深窪而已新水既漫
孰測其淺裝見其孺址名曰清河不加深徒培諸
壩以阻水耳若委官暫至不能時巡不然他界多爲
所罔故未置農田水利使元置郡水庸田使郡水監
等官亦不得已也舉事易得人難慎擇其人則利無
不興弊無不革矣

嘉靖元年巡撫李克嗣以蘇松水道盡爲勢家所據畫水
爲井地示開鑿法戶占一區計工刻日造濬川爬用巨

筏數百曳木齒隨潮進退擊汰泥沙置小艇百餘尾鐵

帚以導之濬故道穿新渠巨浦支流罔不灌注明史河渠志

案郭志載嘉靖元年工部郎中顏如璣督同蘇州知

府徐賢松江知府孔輔蘇州府同知冷宗元等自夏

界口開濬起至龍王廟舊江口止共長六千三百三

十六丈二尺闊一十八丈深一丈二尺又督湖州府

同知徐鷺開濬大錢小梅等港并沿湖七十二濠以

通太湖之上流蘇州府通判孔賢開濬趙屯大盈道

符等浦以通吳松江之上流云較正史爲詳

然史載濬法具備故以正史爲綱舊志附焉

附顏如璣議開吳松江略吳松江一帶流至新洋

江口夏界浦口二處交會通吳松江潮水倒入江內淀

積泥沙又因地勢卑近遂引江水順越北下并入婁

江以致吳松江易成淤淺累開復塞或謂此江出海

一百餘里去婁江不三十里并而出海似爲便易不

知此江爲三江之一與婁江各自通洩當旱固可合

則神禹先併之矣此誠不易之論然先年累次修濬樂簡易而畏煩難以致二處於穀不通詢訪耆老咸謂當于新洋夏界口各置一壩冬春常開秋夏淫澇開之以分洩水勢旱乾開之以通灌漑庶幾江流常通旱澇有備又夏界口開一十六丈深止四五尺湖勢亦緩造壩無難新洋江口開四十丈深一丈五尺湖勢頗大難以作堰必委官勘議停當方可施行

二年工部郎中林文霈督率華亭縣開南橋塘金匯塘官路港站船浜北蟠龍塘南嵩塘官莊涇青村港黃泥漕尹山涇米市塘共長一萬九千四百九十五丈上海縣開舊江走馬塘周浦塘站船浜鹽鐵塘六磊塘共長一萬六千五百五十丈以洩當湖三泖澱山湖諸水使各通黃浦吳松江以入海

附巡按御史謝琬請修水利疏略謹案浙西天目諸山西來之水皆歸太湖再流入于陽城昆承澗三湖等湖其性本欲東流故神禹相地分疏其北入海者爲婁江東南築其近江淤泥之地悉成土田而東江之故道塞矣使東江之水適避北旋會入松江而趨下之性遲矣故後人於常熟縣北開二浦松浦而導之揚子江又于崑山縣東開一十二浦四浦而導之海所以補東江不通之力也又慮湖沙易分而納之浦口置版牖潮來則局之以禦泥沙旱淤各于浦口置版牖潮來則局之以禦泥沙旱亦肩之以備灌溉又或設開江之卒擦淺之夫皆經以決壅塞而防汛益也永樂間尚書夏原吉區畫經度開劉家白茆二港甚合古人之法宏治七年工部侍郎徐賈奉命繼理其事通判姚文灝輔之一時疏濬之法亦有次第舊制版牖夫卒之設圍岸之築皆未全備是以諸浦之壅塞如故近年雖有帶管象事官既不專名亦虛設以致水利日廢乞命廷臣計議敕命專理及今秋收之後訪前代疏濬之規爲來年水患之備或計各府築以復版牖以嚴等關課鈔支用開諸浦以洩諸湖之水復版牖以嚴

啓開之規立夫卒以繼疏濬之功築圍岸以防橫流之勢雖日費用浩大然計被災免徵之費孰爲多寡從可知矣

四年冬命水利僉事蔡乾濬松江上海張家浜陳村塘

馬家浜舊江青龍江

郭志

附編修王同祖治水要略治水之要有三一曰開決三江故道以洩震澤之水二曰濬治諸浦以洩江湖之水三曰疏導涇港以洩田中之水何謂開決三江故道太湖東入松江出吳江長橋長橋之水未嘗不逼而所以爲東吳害者則在下流入海之處於塞積水益而爲沴耳若復決去長橋使湖流浩至而入海之處又復不疾卽吳江崑山常熟三縣之地將爲深淵此長橋不可盡決利害甚明也東江舊跡在大柳西北爲爛路港濬湖西有急水港白蟻江卽東江之西段也葢湖之東有出水港斜懸口引湖水下漕港大厓口小懸口通湖水往來潮退則引湖水下漕漕大盈等浦入青龍江而出梅皆東江之東段也今

諸港皆淺狹壅遏不通潮汐而東江入海之處遂塞者大率歸咎于黃浦奪權海墻障遏而不知江之爲東江既塞而黃浦之水由于墩等浦北入于松江但殊不知澱湖之水自屬東江其北入于吳松江者但支流耳遂以爲可洩澱湖所受之水皆得達于東南以之舊而疏治之使澱湖所受之水皆得達于東南以入海則松江可通而數百年之害可去矣何謂潛治諸浦吳郡之地北枕揚子江東通大海西控太湖南襟三江水之發源則自太湖東注三江以入海故古人于東北沿江海又其支流北達揚子江以入海故古人于東北沿江海又其所蓄三十六浦以分三江之勢使同歸于海常熱之浦者惟西涇七雅白茅楊林爲最大入揚子江者惟北平被江艾祁顧會養鹽大盈南潞涼月石臼分桑趙屯內點石浦道禍蕭市金窟干墩注浦張潭棠梨同邱諸天張浦帆歸勇直甫里渡頭東齊利刀界浦浮高顯德大姚破數盡頭吳松江之北有大浦三林顯幕十二條東自願會安亭徐公北解五浦三林顯幕金

城木瓜夏界秀浦廣浦社城新洋江馬仁小虞大虞
尤涇梁里華祥心濟樂浦薛莊黃濱吳義界西受陳
湖等墟上顧青邱奉里任浦其在松江之南者則西
江之北者則西受陽城湖諸水入吳松江而達於海
松江而達于海自新洋夏界以東則反納吳松江之
水以東北趨于劉家港而入海吳松江縣東入海之
口其南有浜浦二十二條皆北通嘉定華亭上海縣界
有浜浦二十二條皆北通嘉定華亭上海縣界其南
來易于漲塞廣者日狹深者日淺惟千墩一浦南
殿山湖浦極深闊與夏界新洋南北相望水勢相
屢經開濬皆爲民利今官沿江相度各浦之通塞使
湖何水必趨于江江蓋圩田四圍皆涇港環繞或傍
矣或傍浦塘曰涇港者論其概也涇港有公濠則決
湖或傍浦塘曰涇港者論其概也涇港有公濠則決
則並通舟楫分利水道旱則引其水以溉田潦則決
田之水以入涇港洩諸江湖浦塘使歸于海其利于
農田最爲切要故凡緊要圍田水道通行開濬使利
深闊即取其切要故凡緊要圍田水道通行開濬使利
不可引入涇港通流可散灌于浦塘浦塘決水積

可疾趨于江海大小相資首

尾相資又何水之足患乎

又王同祖工役計費嚴工役計費二事常相須計
費足則工役舉故今之言治農田水利者莫急于量
財蓋工役之舉歲歲興修則繁而難行數歲不治則
廢而難葺故必相其工之大小而爲之制開江濬浦
以十年爲率疏決涇港築圩治堰歲歲修補或開江
一葺計費之出必量其費之多寡而爲之制老開江
濬浦疏通涇瀆之小者則取諸食利佃作之家如此則
及疏決涇港之小者則取諸食利佃作之家如此則
不煩于公不

傷于民矣

又給事中吳巖工計疏略一曰經度財力財力亦

取之民閒凡遇工程一概科斂則未免府縣派之里
甲騷動鄉村臣以爲水利爲田而興財力亦必計田
而出凡有田之家不拘官民每田一畝科錢一文每
田一頃科錢百文不但積少成多抑且衆輕易舉實
爲經久之計于每歲秋成之時折白銀徵解各府官
庫數目造報水利官處
動支不許別官借貸

又王同祖治田奏略吳中之田高者常畏旱低者
常畏澇治高田之法開河蓄水而已治低田之法則
非築圩不可是宜依倣古法相地形度水勢畫而爲
圩高築其岸令內足以圍水圩岸既固則不推在圩
之田可無霖澇之害且湖水不得漫衍而咸歸于塘
浦則塘浦之水自然滿盈迅疾可以敵海潮而去浮
淤其岡阜之地亦因水勢稍高可引
以資灌溉蓋一事與而數利集矣
又論治田法治田之要有三一曰築岸陞治高田
惟在于謹隄防蓄水泉以備亢旱而已低田易必
藉岸陞以禦之永樂中東南大水命尙書夏忠靖公
治之其法常以春初編集民夫修築圩岸取土于附
近之田以杵堅築務令牢固復于陞岸之內再幫子
岸以廣基謂之抵水岸又令民于岸上種藍不許種
豆種藍則土日增而岸高植豆則土隨根去而日削
也築岸旣訖又令民築泥填實取土之出俟土乾可
復耕種其法密矣爲今之計莫若使民于春和之時
或取土于田或開濬港因土築岸以固基本又須
嚴其令緩其期蓋令不嚴則大戶田多者憚于費煩
與浮言以阻之小民無力者困于工役輒簡略以應

之而塘長圩甲人等又從而科斂誅求黃緣差放弊
端百出圩岸未築而民已重困矣故必嚴申禁令若
別不緩而欲速無益有損蓋客土雖增高堅築性未
相入驟雨一傾大水卒至坍塌隨之矣故必以三年
爲期而後可一年築基補築水次逼裁菱蘆芟草使
能護岸土本固矣增修加土如法堅築經歲草生土
實三年增土植楊向外使根可而岸待其稍長歲增
其枝恐受風搖動岸善崩也誠如是歲令民增土
修築岸日堅固功不煩而利可久矣一曰濇曰濱曰
人制田之法率因水道以正經界或曰濇曰濱曰
塘曰浦縱橫曲直大小深淺或通或塞茶布井分有
圩田之象焉其通也以洩水其塞也以禦水皆使不
爲田害而已歷歲既久水道寢廢民之習於舟楫專
于網罟者皆決隄防以通江潮水勢漫衍田疇日
今圩田之外止通水道之大其諸小壩小濇與岸等
舟楫往來之道出入必由之處盡行壩堰高與岸
則水不亂行而壞陸岸矣范文正公常論于朝曰江
南圍田每一圍方數十里內有河渠外有門牖旱則
開牖引江水之利潦則閉牖拒江水之害今亦不能
爲門牖啓閉但能修舉壩堰以爲隄防其利亦博矣

一日分大圩。蓋東南水田皆以岸。陸爲裏。外通水道。以時蓄洩。在宋謂之圍田。皆有小圩。一名色然。圩田多或。置隨地。形廣狹。水道遠近。爲之大小。一圩之田。民力易集。至于二千畝。或少。或不及百畝。小圩之田。民力易集。陸岸易完。或時遇水。則車戽易遍。水潦易去。雖有巨。侵莫能爲害。而大圩之田。陸岸既廣。備禦難全。雨潦。衝激。京補西塌。皆蕩然。淹沒矣。縱使修舉。令民車戽。積水。然居民有遠近。不同。民力有富貧。之不一。地。形有高下。之不均。故大圩之田。遇災。不救者。十居八。九。今莫若。較田。圩之大小。取而分之。以二三百畝爲。率。因其高下。督民。取土。裹以陸岸。則圩之二。三。百畝。或謂分圩。必須開河。取土。裹以陸岸。則圩之二。三。百畝。田。在圩者。率皆自爰。孰肯捐其所有。以固然矣。然有。之。費。今觀大圩之內。多有溝洫。池。濠。之屬。縱橫布列。古。人。制。之。所以備旱潦者。也。宜。因。而。濬。之。屬。縱橫布列。陸。岸。就。以。分。圩。裏。田。其。所。不。通。處。則。但。取。土。于。田。以。爲。圩。岸。不。必。更。開。河。道。仍。須。令。圩。內。無。溝。洫。之。屬。或。責。取。土。之。田。庶。幾。無。偏。損。也。其。圩。內。無。溝。洫。之。屬。或。雖。有。一。二。而。不。足。以。供。分。圩。者。則。圩。中。旁。界。岸。築。爲。徑。陸。或。蓋。十。字。形。或。廿。字。形。或。三。十。字。形。或。井。字。築。

形各隨田之多寡爲率如此則取土甚便
爲力甚易不必開河費田而好岸修矣
又大理寺丞周鳴鳳條議水利略陳二事一曰復專
官以爲難其病實在于水利謹條陳重治農佐貳事
官說輕必成臣惟府州縣官職繁重治農或照姚
文誠主事一員或照傅瀚郎中一員或照謝琛副使
一員督復一督理仍特勅巡撫應天等府都御史加
意提督復一員前去督理假以事權寬其期限務令實
大果有成方許回京復命爲先疏海口以導下
與修惟治水之法必下流爲利又濬白茅港以入海
流臣吳松江達夏界浦以入海又濬白茅港以入海
而白茅之水尤爲急實惟吳中濬之利但工程甫畢
海潮驟至原留海口堰壩一時開濬不及數年以漸
渾潮日淀積有於少橫障海口以導河等項夫役修復
阻壅必設法疏濬仍查撥導河等項夫役修復
潮歸條揀淺之法務使海口常通則吳中水患自少
矣

又濬支河以修圩岸疏略臣惟吳中之田近湖沿
江地皆卑下常有水患近山沿海地皆高阜常有旱
災昔人治高田之法有塘有澗有潭凡緒水以灌田
者皆是也其治低田之法則繞田四圍築防謂之圩
圩者圍也內以圍田外以圍水蓋低鄉支河之水容
受衆流比田反高若非圩岸以圍之則蕩然巨浸途
不可田故低田賴圩岸甚于都邑之賴城池也近歲
既濬吳松白茅以洩震澤之水爲今之計必須開濬
支河積淤之土因以修築舊圩岸之計必堅實
高厚足禦湍急之流實今日水利第一切務也
又疏略吳中水利固以濬支河修圩岸爲急
本原則支河淤塞由圩岸坍塌由人力怠
清而怠惰之弊其故有三小民一遭水潦困于工力
難繼大戶田連阡陌病于顧理不周間有收租彼種
大戶之田在小民原非己業在大戶止圖收租彼此
孰誤更不葺理今欲興修水利若夫役不均益滋民
害合無一應築圩夫役但係工程簡易者就令本圩
有田得利人戶不分官民一體計畝起撥若工程浩
大必須通融處置者官爲雇募小民應役亦不得剋
或工價以致負累其勢豪之家假借開河名色索計

夫役以便私圖或因而竄放營利及與在官人等包攬作弊者聽督理官指實參究

二十四年呂光洵按吳奏蘇松水利五事詔悉如議光

洵因請專委巡撫歐陽必進從之明史河渠志諸志皆作二十三年

附呂光洵疏略一曰廣疏濬以備瀕洩三吳古稱

澤國其西南受太湖諸水形勢尤卑而東北際海岡

隴之地視西南特高大抵高田常苦旱卑田常苦潦

昔人于下流疏爲塘浦導諸湖之水由北入江由東

入海又引江湖流于岡隴之外是以積洩有法水

旱皆不爲患近來縱橫塘多堙塞不治惟二江頗

通一曰黃浦一曰劉家河然太湖諸水源多勢盛一

江不足以洩之而岡隴支河又多壅絕無以資灌

于是高下俱病歲常告災治之之法宜先治毘山等

處一帶菱蘆之地導引太湖之水散入陽城毘承三

柳等湖又開吳松江并大石趙屯等浦洩毘承之水

以達于海漕白茅港并鮎魚口等處洩承之水以

注于江開七浦鹽鐵等塘洩陽城之水以達于江又

導田間之水悉入于小浦小浦之水悉入于大浦使

數年卽沮洳成陸昔人權其便宜去江海十餘里或
七八里夾流爲湖則啓而不閉以禦淤沙歲旱則閉而
不啓以蓄其流歲澇則啓而不閉以宣其溢志稱置
插有三利蓋謂此也宋臣鄭僑亦云漢唐遺跡自松
江東至于海自海北至揚子江沿江而西至江陰界
一河一浦大者皆有插小者皆有壩向存正德間巡按
御史謝琛議復吳塘等插而不果今金壇縣議復莊
家插江陰縣議復桃花插嘉定縣于橫瀝練塘鹽鐵
塘各置插如舊臣訪諸故老皆以爲便凡河浦入海
之地皆宜置插然後可久而不壅不獨數處爲然也
一曰量緩急以慮工費夫經略得宜則事易集施爲
有漸則民不煩往歲興作皆并役于一時是以功未
成而財力告匱今宜令所在有司檢勘利害大小緩
急其最大而急者卽令歲修之次者明年修之其次
者又明年修之略做宋臣范仲淹以官糧募飢民修
水利之法令有司查審應賑人數籍其老病無力者
爲一等壯健有力者爲二等無力者日給米一升聽
其自便有力者日給米三升就令開濬各造冊查考
則官不徒費民不徒勞所爲一舉而兩利者也以後

年分每于農隙各自募民興作至次年二月而罷其
費用皆取于侵欺不足則繼之以贖大治矣一曰重
止通計所費不過二三萬而水利大治矣一曰重
委任以責成功夫論事非難而理事爲難建事非
而成正事爲難先朝大臣奉命經理吳中者數十人
惟正統間巡撫侍郎周忱功最著蓋委任特專歷
年又久故忱得以盡行其志近遣大臣疏治多欲以
歲月成故雖賢者亦不暇爲遠慮此臣所謂成事
之難也臣願申明先朝委任周忱事例特勅撫臣務
長久之計凡一應錢糧夫役與疏濬經略之宜工程
緩急之序聽其以便宜從事而責其成功其水州縣
有功許離任其遷延玩愒及處置乖方費財而積事
者仍聽臣等隨事糾治以懲不恪如是則事有定規
人有定志而成志可期矣此五者治水之要也然又
有三患焉臣聞羣志難集浮言易興是以事每阻于
旁撓功多曠于垂成竊見近湖咽喉之地淤殿豐衍
多爲民間所據一旦欲取之費出于是必辭揚其說
興作不便患一也工役之費出于是必辭揚其說爲
多豪猾憑藉根連堅不可破臣常廉治二十餘人而

有司者皆異其口語莫敢窮究今欲悉治其類而清
之必游揚其說以爲興作不便患二也郡縣有司其
志在生民者固皆欣然樂于從事其因循觀望隨俗
俯仰以規速化者亦必游揚其說以爲興作不便患
三也臣愚以爲屏此三患

而後五事之功可成也

又水利工計議五條一口估計土方之則查先年

開濬吳松江事例每上四而深闊各一丈日一方約

計二十工每夫工食銀五錢似爲太多今當少加節

縮每方須銀四錢十方則四兩積而至于百千萬方

亦皆如此估計始以一里較之若面闊十丈底闊六

丈上闊下狹折算實該八丈每方一丈合用人夫一

十六工一帶八方則該八夫用八夫二萬七千一

該土一萬七千二百八十八方合用夫二萬七千一

該土一萬七千二百八十八方合用夫二萬七千一

千八百八十七動支工食銀六千八百九十二兩百

里則該土一十七萬二千八百六十八方合用人夫二

十六萬八千八百七十七動支工食銀六萬八千九百

十兩設使其關倍之則入夫工食亦當倍之是爲銀

一十三萬六千五百四十兩夫費此以開百里之河
其利于兩旁之虞歲享豐穰之獲而丈量驗派則又不
永無旱澇之虞歲享豐穰之獲而丈量驗派則又不
可無法也土之爲方凡當河底者必深近河岸者必
淺茂深難于牽折驗派難于均平須每方一畝狹而
通力合作務令深淺均難又民之負土河有闊狹而
路之遠近隨之往返之閒近者便而遠者艱以概
論須差爲等級如河闊十丈者每方派夫一十六工
若闊十五丈者則加一丈者每方派夫至四工而止
次遞加大約以三十丈爲率加至四工而止設有更
闕于此者亦當如數加之率使民有餘力毋使土有
餘工也其或民有勤惰勤者未及限而完工其應得
工食必盡給之惰者不得以亂羣矣至于開挑之法
務在遠堆新土但役夫自何底負擔而上遠堆尤難
愚意每帶兩旁各造木車三乘如方盤之式駕以四
輪大約每乘可載土十餘使二人挽之則一車可當
十夫去遠而民力省矣若其工食則比諸役又當
少加蓋彼寡而此多其用力不無勞逸之殊也一日
召募夫役之方頻年以來三吳早勞相仍饑饉存至
小民固極稠察大戶亦漸衰微若欲論田起夫則田

多者難于應酬田少者苦于擾害若欲挨戶編役則
丁富者或能取足家貧者何以勾補莫若做雇募
以之法而行之各府州縣凡有關係水利者先令
畫措置錢糧已完計費已足然後量河渠之大小定
土方之深闊料灘岸之遠近爲夫役之多寡先期
諭每都每畝限名開報官爲雇募假如一畝十甲每
甲報夫二名通畝該夫二百七十名卽以蘇州府計
一州七縣爲里三千八百七十五百二十六名每夫
七十六畝應出夫七萬二千五百六十六名每夫用
一月而罷是爲二百三十四萬六千九百七十七工
一可開河二百里而罷則爲四百六十九萬七千二
八百工可開河三百里而罷則爲六百九十七萬六
之不足慮折而散之何幹河之足憂哉其因貧赴者
則不掬多寡亦于各該都畝編管或衛所應壯丁
就令千戶鈐束與民丁一體差用並須擇精壯
老弱每夫十名或二十名取具各該都畝糧里
甘結又須每名官給竹木小牌一面其一面填寫本
府州縣委官某夫長某部下人夫某一面填寫本
州縣字樣下用長甲官火烙花押以便稽查各該

掌印官并治農官點齊押赴工所擇信實強幹者立
爲千長百長委才能丞簿典史巡檢大使或納粟陰
陽典籍引薦省祭等官以分督之庶幾有所統攝而
道逃竄匪之弊可免也然召募之法各須附近宜令
各府州縣將應募夫役銀兩各該掌印官自行附
雇募所不足者加工抵補則彼出銀而民免跋涉之
勞此得民而事有底績之望誠兩便之策也然大衆
烏合難保無虞必頓舍置非竈時作止禁暴虐薪
芻並給醫藥有備設有不幸而死者可必爲之葬埋
而厚恤其家則百姓樂于趨赴非惟可以成大功而
東南亦可無飢民矣若夫經久之計則必倣前代撈
淺開江之制及復主政姚公舉人之秦慶請置導河之
夫每年于均徭內撥用其土著之民專習淘摸之
免其別差著爲定令又須于沿江沿浦之處置爲鋪
舍若運河之浚鋪或募貧民之壯健者每鋪或五人
或十人給以導河夫銀令其以時葺理且視有附近
荒田與之開墾官給耕具穀種使有恒業可居而守
則汀浦無於塞之患矣一曰給散糧餼之規必須
將應用錢糧撥聚一處擇委廉能府佐一員掌之計
河派夫計夫給餉遵照先年開濬白茅亭例每工給

銀二分五釐若凶年穀貴則每工給米一升給銀二
分使可足用其銀米府佐給之丞簿等官丞簿等官
給之千長千長分給百長百長零散各夫或五日或
十日一收錢糧官處計夫數之多寡每夫長給關防
各掌收錢糧官處計夫數之多寡每夫長給關防
票一張上開夫長某部下原管人夫若干逃亡疾病
若干現在若干應支工食銀米若干領散各夫長執
照臨期憑票關支關支既訖又須丞簿等官監臨各
長隨數分封以憑府佐不測稱驗先期給與令可豫
備薪米設有剋減插和者嚴加究治計贓賠補其銀
每兩須加耗三分米每石須加耗三升抵補虧折則
人年開浚吳松江事例每夫一萬名選委精強府佐
先年開浚吳松江事例每夫一萬名選委精強府佐
一員爲巡視官凡夫長所管夫役各令該管丞簿等
官用千字文照數編號簿記每日辰時各夫長照依
原分字號每十名用字一個如天一起至天十止寫
在面上候巡視官至挨號排立以便查點仍用木牌
一面大書夫長姓名該管人夫若干其幾字號堅立
旗竿一根懸牌在上其旗色百長用藍千長用黃上
寫各長姓名以便趨赴卽工之日與民約信假公每

方派夫二名則以八日爲限每方派夫四名則以四
日爲限積而上之皆如此限有職限者則本夫重加
鞭篋譬令示衆而百息非大風雨不更期又須置循
實焉非大寒暑不休息以稽作輟經始之時隨所開河
環簿二扇紀其陰晴以稽作輟經始之時隨所開河
身淺深樹木爲的工畢之日量河底闊狹用滾木一
根以索挽之循河而往稍有壅礙卽加究治對其再
行開挑勿給工食決壩之後拔去的木復以鐵足木
鷺浮于水面驗其淺深共制大河深一丈二尺幹河
深一丈枝河深八尺隨流而下稍遇淺淤必卽傾仆
計其淺淤丈尺之數于百長千長名下追其工食而
丞簿等官亦計畝以枉法論其有勳精圖效者夫長
則勞以花紅優其禮遇丞簿等官則加以旌獎陞其
品秩則偷惰者無所容而勳精者益勸矣大抵考驗
百夫在百長考驗百長在千長考驗千長在丞簿等
官考驗丞簿等官在府佐而守令則兼之也一曰催
徵會計之條考往歲興修出銀之法皆臨時取辦糧
難百端今須先事儲財量財明設凡一應無礙錢糧
貯積待用有司不得別項去用如周文襄公國初
制宜明白開奏或取諸存留餘米如周文襄公國初

舊額或折銀解運如嘉靖十年恩詔事例則
耗贈所減亦當數十萬矣此所謂經費也

又水利考 松江而西南有太湖而委之三泖三泖一曰團泖一曰

環繞皆源于太湖而委之三泖三泖一曰團泖一曰

大泖一曰長泖旁驪為數渠自澱湖北出為趙屯泖

遷望河涇至胥溝分流為內熟泖為會仙泖為古盤

浦為南漕浦為涼月浦並入于江又東出為大盈浦

進南漕港絕構泖合北漕港由新河會于青龍江白

鶴江入于江又西出為大石浦北逕崑山之道弱浦

于墩浦入于江又西出為大石浦北逕崑山之道弱浦

折至通波塘由顧會浦分流為艾祁浦為崧子浦入

于江大泖則東出為漕浜又東出為走馬塘並北折

而東為七里涇由通波塘入于江又東出為石湖塘

歷東西山涇台秀州塘北流從通波塘入于江此並

華亭青浦二境自西迤北入江之水也長泖則東出

斜塘為橫潦涇又東流為瓜涇塘為詹家匯北折為

黃浦為范家浜二百五十餘里合于江逕南於口入

於海又東出為歸涇塘為胥浦並東入于橫潦涇

入於黃浦又東出為歸涇塘為胥浦並東入于橫潦涇

此劫華亭西境迤南入浦之水也浦于湖溯其所宜
洩視他浦最爲要害至黃浦至南折奔注東江入海甚
徑抵厓家區不能至黃浦至南折奔注東江入海甚
徑易自東江與滅諸水皆屈流入黃浦勢頗紆緩浦
之廣深僅半松江速永樂初夏忠靖公原吉以松江
淤塞頗多施功甚難乃開崑山之夏界浦嘉定之顧
浦擊太湖之水入劉家港又以黃浦爲通江要道度
其旁有范家浜至南踰口可逕入海乃清令廣深上
屬黃浦于是水勢遂不復東注松江而盡縱諸水以
入浦浦勢自是數倍于松江矣今考其入浦之水自
李塔匯分枝者則有若南錢塘官紹塘米市塘南俞
塘鹽鐵塘北俞塘河涇驕馬塘六磊塘東溝新村塘
吳店塘烏泥涇華漕港龍華港蒲匯塘諸水此竝橫
亭上海二境自南迤北而東入于浦者也自界涇橫
渌分枝者則有若高蔣涇顧胥塘前後岡塘上下構
涇方西塘淺沙塘金匯塘顧巷下沙浦鹽鐵塘都堂
浦沈莊塘周浦塘三林塘黃溜樓馬家浜陳村塘諸
水此竝華亭上海二境自南迤北而西入于浦者也
共盤龍塘沙岡塘竹岡塘橫歷塘新涇諸水則又二
境之閒自南至北達于浦而通于江者也夫浦勢隘

悍入海徑易議者以爲可補東江之闕又以爲松江
濟則太湖之水盡決而東南境內受水多必汎溢爲
害若松江既清宜急復東江故道使水勢奇分則三
郡宜皆有益或以東江通則鹹潮溢而近江之田
復爲斥鹵之壤矣通東江不利其言如此雖
未必盡是亦竝爲論次庶計議者有考驗焉

三十八年巡撫都御史翁大立言東吳水利自震澤濬
源以注江三江導流以入海而蘇州三十六浦松江八

匯毘陵十四瀆其以節宜旱澇宜于吳松白茅七浦等

造成石牖啓閉以時

明史河渠志

四十二年給事中張憲臣言蘇松常嘉湖五郡水患叠
見宜先濬支河築圩岸然後舉水之大者白茅港劉家
河七浦楊林及凡河渠河蕩壅淤者悉加疏導帝以江

南久苦倭患民不宜重勞令酌濬支河而已

四十五年參政凌雲翼請專設御史督蘇松水利詔巡

鹽御史兼之

明史河渠志

隆慶三年

郭志作四年正史書三年者從其朔也

巡撫都御史海瑞疏吳松

江下流上海淤地萬四千丈有奇江面舊二十丈增開

十五丈自黃渡至宋家橋長八十里

明史河渠志

附海瑞疏略。吳松江盡洩太湖之水由黃浦入海。年來潮泥日積。填淤太湖因之奔湧。四溢滄汜禾畝。如嘉靖四十年今隆慶三年是也。吳松江一水國計所需民生攸賴。修之舉之不可一日緩。臣于舊歲十一月巡歷上海縣親行相視。委上海縣知縣張嶺李領沿江住居父老按行故道。量得淤塞富渚地長該一萬四千三百三十七丈二尺。江面闊三十丈。今議開十五丈。計該用工銀七萬六千一百二兩二錢九

分今二麥未布方春正月米每石價銀已八錢五分
矣飢民動以千石告求賑濟臣已計將節年導河夫
銀臣本衙門贖罰銀兩各倉儲米穀并深陽縣鄉官
太僕寺少卿史際義出賑濟穀二萬石率此告濟飢
民按工給與銀穀于今正月月初三日興工挑濬委松
江府同知黃成樂督率上海縣知縣張嶺嘉定縣知
縣邵一本分理興工之中兼行賑濟飢民稍安戢民積
工程浩大銀兩不敷饑饉頻仍變故叵測官儲民積
計至二月間盡矣江南四面皆荒湖廣江西雖有收
成府縣又執行閉糴無從取米伏望皇上軫念民飢
當卹吳松江道國計所關敕下該部酌議量留蘇
松常三府漕糧二十萬石在照前旨銀數改折凡應
天等十一府州縣庫貯不拘各院道諸臣項下無礙
賦罰銀兩聽臣調用浙江嘉湖三府與蘇松常三
府共此太湖之水吳松江開則六府均蒙其利塞則
六府同受其害其庫藏銀亦如應天等處一例取用
彼處飢民亦聽上工就食吳松江借飢民之力而故道
可通民借銀米之需而荒歉有濟一舉兩利地方幸
甚

